

第四十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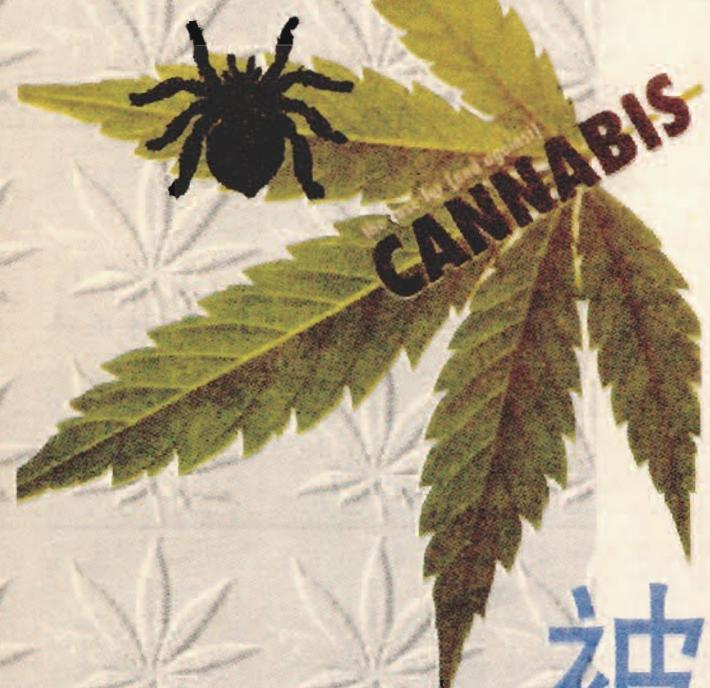
孽世代之聲

反反毒

之青年文化

毒品網際網路導覽

LSD POT 安非它命的旅行
專訪《Ecstasy And the Dance Culture》作者桑德斯



被壓迫的請舉手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

巴西壓迫劇場理論行動家 Augusto Boal

黃明川的十年夢想

周華山與何春蘿的春天對話

張愛玲的家庭語言葬禮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PO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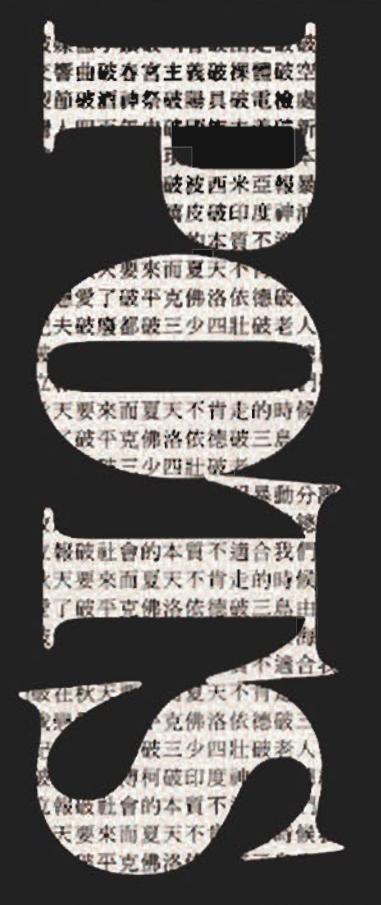
台灣立報周日版 1996 March 29 訂價 NT50 元

第三十期



破 POTS

第三十期 民衆的 改造的 豐饒嗑藥經驗的



破 POTS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1995年九月三日創刊

社長/發行人：成露茜
總編輯：黃孫權
採訪主任：蔣慧仙
美術主編：王以荷、林曉真、陸培麟
電腦特效處理：施朝祥
文字記者：張育章、萬倍琳、王錦華、
賴淑雅、李安妮
攝影記者：丘德真
編譯：殷寶寧
特約撰述：郭達年、舒詩偉、粘利文、
洪凌、邱莉燕、紀大偉、Anes、Fujui、
劉行一、陳雪
業務部副總：陳星吟
廣告：秦祖誠
分類廣告：邱宜瑾
發行：王松齡

台灣立報週日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版台報字第 00 八五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 2772 號
執照登記為第二類新聞紙類
每週八張五十元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電話：(02) 2367116
傳真：(02) 2367674
訂報、廣告專線：(02) 2366221
E-mail: r1510022@cc.ntu.edu.tw
劃報帳號：12283295 戶名：台灣立報
國內零售定價：50 元
長期訂閱：一年(51)期 1785 元，半年
(25 期) 875 元
空運訂戶：美加歐洲半年 2200 元，一年
4488 元。亞洲半年 1825 元，一年 3723 元。
港澳半年 1550 元，一年 3162 元。
海運：港澳半年 1125 元，一年 2295 元。
國外各地半年 1400 元，一年 2856 元。

選完了，有 46% 的台灣人民不同意現在的總統。反正總統一點都不重要，因為據說我們都是老闆。選舉與中共的飛彈演習干預了島國人民的生活，不管願意與否，就如這期美麗的版面加入的焚燒的空洞，不一定為了反戰或求戰，而是不得已的反射動作而已。

毒品專題進行了五期，我們仍力有未逮，許多資料堆積如山然無頭緒整理。這種無力感不但起源於文化脈絡的不同，理論角度的疏遠，更重要的是，我們的身體被教條居住的太久，無法分身，無法離開建構已成的生活經驗太遠，社會教育使得我們變成自己的監守員，在自我道德與經驗的滤紙下，只容的下乾淨而純益的愉悦。最後我們採集了一些用毒經驗，偉大卻真實，附上網際網路上的資料庫，介紹了九零年代最重要的一位 RAVE 文化與 E 文化的作家，以青年次文化的觀點重新探究 E 的世界，而結語算是對於毒品文化的初步結論。

本期的封面故事介紹巴西劇場市議員先鋒 BOAL 在香港的國際藝術所主持為期一周的工作坊，其實踐策略與民衆劇場在東南亞國家行動所展現能量，頗能呼應 BOAL 自己的理論。沒有其他劇場理論者的嚴肅，BOAL 在活力滿滿生

涯裡追隨（或者超越）布萊希特對亞理斯多德的批判與斷裂。看完報導的人，不妨再去看看郵差，這是編輯部在討論此次專題後的感想。如果巴西的 BOAL 能對台灣的小劇場有所啟發，智利的福魯達也可以對台灣附庸風雅僅存的詩人棒喝。

特別是對於剛搞完「後現代烏托邦總統大展」的傢伙而言，錦華的勇氣值得喝采，當然還爲了她伶牙俐齒的詩作；蓓琳爲我們介紹的黃明川，大家都不陌生，但是黃兄的頗高誠意和頗大豪氣卻有趣的緊；安妮花了兩個星期釘住了香港紅透了的周華山，以越洋電話對談，同時將兩岸的「另類性學」大師的對談整理出來，以饗讀者。

3/29 到，趕緊去看表演吧，去聖丁參加春天的呐喊發洩一下吧。



編輯室手記



來函照登

誠如我被「搞」掉的某篇樂評般所說的，我希望「POTS」是從 16 歲 ~ 66 歲皆能看，皆能拿起來互相討論的，雖然似乎有些強人所難，但，我相信「POTS」有一天會做到的。

而對於這 3 期 (27、28、29) 的可看性我給的是 4 顆、4 顆半、4 顆星，但親和性我給的是 2 顆半、3 顆、3 顆星。(滿分五顆星)

Anyway 「POTS」加油吧！

(P.S.: 非燭片該復出了吧？！！)

讀者，林正欣

來函照登歡迎各位愛耍嘴皮、辛辣犀利、愛亂丟夾彈的左派新人類來稿，每篇以六百字為限。舉凡批評、讚賞、反對、痛罵、崇拜在破週報發表的文章皆可。舉凡對台灣社會主流但無理的新聞評論皆可。舉凡對媚俗世界或是前行輩的作法忍無可忍，皆可來稿，本報一經採用，絕不刪文。至於稿酬，可獲得市面上不易買得的破週報一個月份。來稿請寄至台北市木柵路十七巷一號(台灣立報)收，或傳真：2367674，或以電子郵件寄至 R1510022@cc.ntu.edu.tw。無論哪種摩登形式，請註明(破週報來函照登)收。

反反毒，站出來

一、對我來說，反反毒首先是因爲對反毒中大部份的聲音不爽。除了少數社工團體或個人，由衛道者，掌權者與既得利益者共生的反毒體，對各種殊異，豐饒的嗑藥經驗，是沒有意願也無能去傾聽、理解的。

二、一個完全不受監督、管制的毒品開放市場是否可能？是否真的對大多數毒品使用者有利（譬如消費權益的爭取與保障）？最重要的，某些藥物確實被廣泛利用來攻擊婦

女、兒童（迷姦或綁架），她們免於恐懼的權利和行動的自由，無論如何都應被優先考慮。對毒品使用者而言，這個關係到她人生命人權的問題，若不徹底解決，毒品將永遠是過街老鼠。不過，最起碼，應開放和平的大麻。

三、我不是嗑藥者，偏見或說教暴力或不能免，期待聽到各個豐饒怒放的嗑藥經驗。

PS：謹向島內外，已故及猶在的嗑藥孽子致意。

讀者，郭丁元

第三十期目錄

奧古斯多在香港舉手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



編輯區 DEPARTMENT

- 2 編輯室手記
- 2 讀者來函
- 3 目錄
- 4 一鍋大事 POTS NEWS
- 30 報馬仔 POTS CHOICE



破專題 FE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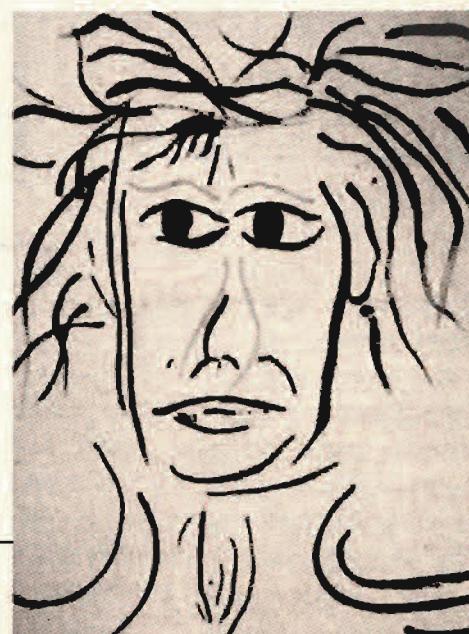
被壓迫的,請舉手

- 10 巴西導演奧古斯多·波瓦在香港
被壓迫的,請舉手
- 11 反亞里斯多得是為了反壓迫
-- 波瓦的戲劇觀
- 12 攤在太陽底下的秘密
-- 紀錄波瓦的工作坊
- 13 那一個灰色捲毛的巴西佬真不賴
-- 專訪波瓦與工作坊參與者

破專欄 COLUMNS

- 5 魔鬼詩篇
欲望地獄
-- 騷動的皮膚下，爬著書寫的蛆蟲
- 書品
告別式之二
27 封建家庭作為一種語言現象
-- 以張愛玲《傾城之戀》為例

破專題 FE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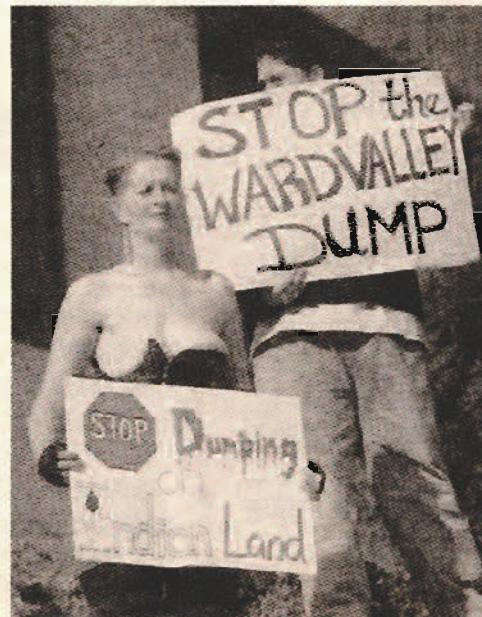


破報報 POTS CURRENT

藝術賓果 ARTS

- 6 革命有鳥、造反有窩
-- 後現代烏托邦總統大選
- 影像輪盤 FILM
- 8 懷抱十年文化紀錄的大夢
-- 黃明川與他的影像工作室
- 酷兒愛玉冰 QUEER
- 22 酷兒、出櫃、直同志
-- 周華山談兩岸三地同志運動
- 23 頑覆認同政治
-- 周華山 VS. 何春蕤

- 14 反反毒之青年文化
- 15 我是本土派，我吸安
- 15 愛麗絲的變身藥
- 16 毒蜘蛛
-- 網物藥物論壇簡介
- 18 Spiritual Highs 精神的新高點
-- 訪 Nicholas Saunders
- 21 自由的白兔
-- 反反毒專題結語



■三月二十六日

奧斯卡頒獎、皆大歡喜

讓電影人、文化人又愛又恨、罵的一塌糊塗斥為商業掛帥的奧斯卡金像獎揭曉：最佳影片：梅爾吉勃遜《英雄本色》、最佳導演：奧立佛史東《白宮風暴》、男主角：尼可拉斯凱吉《遠離賭城》、女主角：蘇珊莎蘭登《越過死亡線》、至於李安的《理性與感性》則只得到最佳改編劇本獎。

這一陣子愛看電影的人有福了，以上的片子幾乎全在院線中，另外還有麥克瑞福的《郵差》、安哲羅普洛斯的《尤里西斯生命之旅》等都不可錯過，另外，若還有餘錢，艾爾帕西諾與勞伯狄尼諾者演的《烈火悍將》，及吳宇森在好萊塢新作《斷箭》也值得一看。

■三月二十五日
第二十屆香港電影節揭幕

第二十屆香港電影節揭幕，由香港導演舒琪的《虎度門》及羅勃羅德理葛茲導的《惡夜追緝令》為開幕電影。

本屆香港電影節專題為「韓國經點電影精選」、「以色列定格」、「拉丁美洲電影新貌」、「心港電影歸故」、及「躁動的一代——六十年代粵語片新星」等，關曉榮的《我們為什麼不歌唱》傳小名的《去年冬天》都有參加，楊德昌的《麻將》為閉幕影片。

文化

■三月二十二日
文化局徵納遲來的民意

文化局的組織規程日前遭市議會駁回之後，雖經過多個表演團體日夜聲索的熱情下仍舊無法挽回，成立之日遙遙無期；文化局籌委會亡羊補牢車回頭舉辦系列公聽會和社區說明會，爭取市民的理解與認同，並利用化局成立的空檔期間，惡補一下台北市的文化生態以及市民的需要。當涵文化局未來的業務和成立目的，在北市建設中所不扮演的角色、如何



攝影／丘德真

在中共飛彈及美軍航艦下的幾點【基進反戰】思考

1、在台灣人民的立場上，我們反對墮落的中共以暴力威脅台灣自主自決。

2、我們也反對美軍航艦在台灣選舉時通過台灣海峽，加深台灣海峽的戰爭危機。台灣的民主，不能是美軍航艦下的民主。

3、台灣人民，百年來一向要求民主，渴望和平，堅決反對戰爭。台灣是西太平洋上的小島，雖然面臨中共巨大的暴力威脅，我們也有要求基進反戰的權利。

4、台灣的社運團體、邊緣弱勢族群，要求反戰，更要求國家政府不可輕易以動員戰爭的強制方式來處理海峽危機。百年來我們深知，國家動員是統治階級加重管制社會的好機會、好藉口。

5、十年的台灣社運，已經初步打開台灣的民主格局，但我們要小心，統治階級以「鞏固領導中心」的口號，重新回到戒嚴與言論管制的

時代。

6、台灣的邊緣弱勢族群、社運團體，當然要捍衛我們的社會、社群、家園，反對中共的暴力威脅，但是，我們拒絕為捍衛統治階級的利益，而成為戰爭的犧牲品。我們要問：「為誰而戰？」台灣的工人、邊緣弱勢族群、社運團體，我們只捍衛我們自己。

7、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社會資源分配極端不均的情況下，台灣工人、婦女、原住民、殘障人士、和同性偏好者，平日所有的權益極少，而戰時被要求付出的卻是加倍的多，因此我們更需提出「基進反戰」的訴求。

8、台灣的統治階級，如果真的要和我們聯手；在武力威脅緊急時，要我們加入戰爭機器，進行保衛戰爭，他們就必須放棄黨派、階級利益，召開真正跨階級、跨族群、跨強弱勢的台灣人民會

議。（但絕非為某黨背書的「各界領袖菁英會議」）

9、所以，反戰不是單向，而是雙面的。對外，我們反對中共發動侵略戰爭、而以之為藉口來壓制中國內部民主化的壓力；對內，我們也反對台灣統治階級發動他們的「利益保衛戰」。

10、粗暴好戰式的民族主義，是引起目前海峽戰爭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斥責中共大漢沙文主義的蠻橫無理，但也同時要警告：台灣目前所流行「全民」式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過度膨脹，並且極易被統治階級所操縱。這些都不是我們反戰的基礎。我們的反戰，是以邊緣弱勢、下層階級為主體意識的基進反戰。

11、在百年來「皇民戰爭」、「反攻大陸戰爭」、以及昔美國「圍堵共產中國的戰爭」的歷史陰影下，台灣人民作他人的砲灰還不夠多嗎？因此，我們要求：反戰、反戰、反戰、基進反戰！

（注：相對於目前一般泛泛的「反戰」口號，一個台灣真正關心【反戰】的回憶，請參考五年前對波斯灣戰爭的討論集：《戰爭、文化、國家機器》唐山出版社。這是台灣唯一一本關於戰爭與反戰的基進評論集。）

*如果您們同意以上的十一點，懇請廣為流傳，多多討論與翻印！

*台灣【基進反戰】工作室
草稿傅大為·成令方

性別

■三月二十二日
關心勞動姊妹，《圓仔花》創刊

這是一本專給女人看的刊物，也是一本關心女性的刊物，有女人看大選、法律易開罐、健康加油站、性別教育，還有許多女人的真實故事，更歡迎看過的姊妹們紙上 Call-in，或者寄來命盤，讓客串的施季青大仙拆解。

取名做《圓仔花》，負責編輯的一群年輕女生希望這本刊物，就像在台灣四處可見的圓仔花一樣，韌性堅強，不易壓扁——也希望台灣的姊妹們都能夠自在成長。歡迎來電索取：02-8053396、07-7830677。

藝術

■3月21日
美術館長腳了！

由密西根美術委員會在一九七一年創立「美術列車」二十日將再度展開美國巡迴展，這一座由旅客列車裝修而成的活動美術館，未來三年將訪問一百個城市，帶美術作品下鄉給從不上美術館的人。怎麼樣？這個構想很酷吧！其實吳中瑋不也有個類似的藝術貨車的

構想？劉秀美也長期下鄉去推動「國民美術」。美術館長腳了，大家還是得高抬貴腳，入車參觀才行喔！

■是愛丁堡藝術季？還是漢雅軒藝術季？

世界最大規模藝術節活動的愛丁堡藝術季，今年特別增加了視覺藝術展覽，委託漢雅軒負責人張頌仁策畫，結果張老內舉不避親，他選擇了于彭、吳天章、鄭在東的作品，和香港、大陸的藝術家參展——他還特別強調台灣三位藝術家的規模將是最龐大的！讓人一時之間搞不清楚這是愛丁堡藝術季？還是漢雅軒藝術季？

★憂鬱的亞熱帶腐爛草莓：魔鬼的甜點

值得注意的崩壞現象之一：不合時宜、過早成熟的草莓，在20世紀的最後一個閏年的燥鬱春日，慵懶地堆疊在台北市的街頭。它們充滿威脅的甜濕氛圍，陪著春雨一起鑽入往來生物的毛孔裡。當然，嗅到那味道的，除了專業的「草莓中毒者」，熱愛草莓又故意佯裝堅毅雄偉、只吃生香蕉的「草莓慾望扮裝者」，對任何水果任何都有興趣一試的「宇宙性咀嚼癮者」，分不出草莓與草菇的「高度創意拼貼口味」。……就在各種族群與部落中，草莓遊盪各處的不安分狀態，讓一個茫然路過南京東路與伊通街口的魔鬼咬破舌尖，舔了滿嘴的芥末味鄉愁。

「這個島嶼，這樣的雜種氣味……過度飽滿的草莓，包含了藥物、糖漿、微微腐化的屍體、香水，以及腋窩下的焦慮。」

出於自戀也好，狎戲也罷，魔鬼撈走一大把表皮顆粒分明、內裡汁液豐富的草莓，把它們捧在飛彈型金屬胸罩之間，帶回去塞入在一個叫Joel - Peter Witkin的攝影師的剖開腹部，準備讓草莓的滋味更有血有肉，好隨時充當甜點。

不同的物種，飲食習慣也有差異。當魔鬼食用草莓時，喜歡有配樂，還有特定的（自演／毒／讀）活動陪伴著——

★不管是不是前任天使，都是善變又嗜寫的慾望機器

「冥妖」很棒，「教會」也可以接受，「全部的夏娃」更是理想！在這些聲帶的陪伴下，魔鬼把草莓一顆顆地墳入身體的不同孔穴，一面想起無數版本之一的往事。

往事，就像走入歷史脈絡一樣，總不免讓每個有意識的生物流浪在順時性（diachronic）的棋盤式藍圖與共時性（synchronic）的爬蟲式迷陣（更驚險的是，兩者常以不等比例交疊或熔接），既愛又惱地徘徊在甜蜜也血腥的事件脈絡。

「究竟是誰離不開誰呀？」

魔鬼嘀咕著，爪子在鍵盤上蹣跚一陣子，對著不知名的聽眾抱怨。它想著，自己總是被需要被拿來當作反派主角、恐嚇用的道具，或者又被呵護又被鄙視的財產。罷了，還不都是有一套看似公平對等、但是有一方生物總是比另一方平等的體系在運作！問題是，較平等的那一方才是離不開歷史的利益仲介公司，

文\洪凌

魔鬼詩篇

Satanic Verses

慾望地獄

騷動的皮層下，爬著書寫的蛆蟲

才費盡心神地編織出一套「魔鬼離不開光明的力量」的床邊故事，雖然許多不等尺寸的香蕉都挺吃那一套。

「不管我是不是什樣子前任天使，總有善變與書寫的權力吧？如果權力不是天堂給予的，那應該就是地獄生產的。」

魔鬼機警地笑著，得意於自己搞出這個微妙的雙關語——提醒你，薄伽丘的《十日談》裡面有個關於地獄邀請魔鬼入巢的寓言……不過，寓言的確是寓言，魔鬼並不欣賞文本政治中如此固置的性別／權力結構。魔鬼的身分除了嗜寫的慾望機器，也是挑嘴的毒／讀物食用者。

★閱讀的場域／身體的陷阱

穿梭在細緻微妙的情慾政治、文本迷宮，甚至於錯亂的時空向度，閱讀的魔鬼隨時在文字、影像、圖畫、表演的超級「視場」流連忘返，讓自己和各種異曲同工、互有張力與鋒芒的創作窄路相逢——不管是在敦化南路與仁愛路交接圓環的精美書店、倫敦東區的無政府出版品集散地，或者某個讓異色身體充當發聲通道的後工業裝置藝術祭……

魔鬼滿足地嘆息著。

「每一具身體都是不可小看的絕妙陷阱呀。皮層底下，企圖闖破禁制的蛆蟲不時變換舞姿；身體的經脈溝渠毛孔髮膚，更是值得多加品味的奧祕——正如秘教所謂的『那朵詭祕的薔薇』，以及這本筆記裡面的這些文本。」

★慾望地獄的同時，還是為你製作筆記……

地獄不是自己，也不是它者。地獄是隨時變形的慾望過程，而閱讀的經歷就像是個純真的但丁旅行在無止盡的地獄，分不清起始也失落了終點，只有你手中這本妖異的非指南，不負責地陪伴著你。畢竟，在選擇讀物時，魔鬼的情人不需要安全感，只要一本和天堂機構作對的筆記書，好隨時補充血脈的炫惑、以及智識的挑釁。

「天曉得，《新約》不是說過——『文字進入我的身體，轉譯我的生命。』？讀者和文本的親密關係，應該就是如此官能吧！」

魔鬼躺在磁碟片與稿件的密室裡，咧嘴笑著，吞下另一顆長滿符號與意象的鮮紅色草莓。

【魔鬼告示版】親愛的妖女、魔怪、變種生物……讓你們咬牙切齒又尾大不掉的魔鬼論述機器（就是這隻正在敲擊鍵盤的生物啦！），今天要為這篇獨特的文字加點陰險的附餐——在1996年四月，讓殺手發騷寫手發妖的閏年草莓春，陰晴不定充滿災難魅力的千年末世亞熱帶島嶼，即將出現一本相當破，漏洞相當多，黑洞也不少的筆記書：《魔鬼筆記：科幻、魔幻、恐怖、怪胎文本的混血論述》（萬象圖書出版），剛才的那篇東西就是它的自序／恣劇。這是從魔鬼的嘴裡吐出的，許多腐敗誘人的文本脂液，用來增殖更多的地獄姊妹花——你一定要把它捧回家，好好折磨哩！

「對奕——選擇是一種精神」。

革命有鳥、造反有窩？

——後現代烏托邦總統大展

文/王錦華
攝影/丘德真

「各位觀眾，現在鳥塢的票已經開出了，李連十票、林郝三票……」三月二十三日，下午四點，台灣第一次總統大選正在藍的、綠的、黃的、紅的、黑的目光下熱鬧開票。走過外國記者忙著採訪的忠孝東路，進了我一向認為很沒氣質的阿波羅大廈，因為——據說這裡有一群自稱「藝術聯合國」的有「氣質」的人，也要和外面的總統一別苗頭，舉辦「人類第一屆台灣第一次後現烏托邦總統大展」（奇怪，真是個饒口的名字！）。

碰到第一個有「氣質」的人是「還過雜誌老闆、黃犬寫作坊大當家、天狗畫室當家」的管管，這個才剛交了個小他三十多歲的女朋友的詩壇老萊子，正喳呼著要大家選他當「大鳥（音ㄉ一ㄠˇ）帝國」的皇帝，他以山東大漢的揮灑筆觸在宣紙上寫下他的「鳥國記事」——紀錄鳥國君王、鳥國圖騰、鳥國的國旗、國歌，還有他千挑百選的內閣名單，及鳥國國王之鳥語錄。

管管設計的鳥國圖騰是咱們老祖先一向崇拜的大陽具——現場粗瘦不一的樹幹樹枝，全在頂端塗上鮮豔且熱情的紅色；至於鳥國國旗則是「內褲七條，一天換一條」；國歌則是軍中子弟的老情歌——「我有兩支槍，長短不一樣，長的打奸匪，短的打××」；國徽則是「健康寶寶小鳥鳥一隻」；國父是「張果老的驢子」。他的內閣名單包括：外交部長由著名娼妓擔任、環保局長由打高爾夫球的老賊擔任（將來整個鳥國全是美美的韓國草）、國防部長請出名約翰擊要犯擔任……，其他諸如：資污發屢局、色情發屢局、黑金發屢局、欺騙發屢局……，他則準備由當前大老擔任，將這些絕技發屢至國外。鳥國君王的「鳥語錄」彷彿毛語錄」、

「蔣公語錄」及即將出版的「李公語錄」，並搬出先賢助陣，例如——

子曰：有鳥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鳥可鳥非常鳥。

莊子曰：子非鳥焉知鳥之樂。

賈島曰：鳥棲池邊樹，僧敲月下門。

毛澤東說：革命有鳥、造反有窩。

鄧小平說：不管黑鳥、白鳥，能回巢的就是好鳥。

登輝兄說：建立大鳥鳥，發展新鳥鳥。

（由於鳥國先賢衆多，我就不一一列舉了。）

管管大概蠻服膺佛洛依德的，照他的說法——衆鳥們如果鳥鳥暢快，鳥國就可日日「春江花月夜」，天下太平了！偏偏鳥國衆先賢都有些「永垂不朽」的特質，以致天下不得安寧。

有了管管熱場，現場氣氛持續高昇——我想衆鳥們都很愉快。就像管管引用毛鳥的話——「革命有鳥」，衆鳥們似乎將這次「嘉年華

」式的聚會活動，視為藝術對政治的革命運動。主導這次革命的「藝術聯合國」的衆鳥們，在笑謔嘲諷政治鳥時，大概沒想到自己在譬喻及各指涉含意的使用上是多麼守舊的「老鳥」了！

這次活動的發想人——「藝術聯合國」的張永村，就在展覽序言上說：「台灣藝術家的行為及生活愈來愈無趣，他們不敢荒謬也嚴肅不起來。」他企圖藉由這次展出，讓「那個超現實的、不存在的、荒謬的、奇特的、勇敢的烏托邦世界」再現，讓「台灣還真的有一些活潑的生命力和幽默感存在！」真是義正辭嚴的宣示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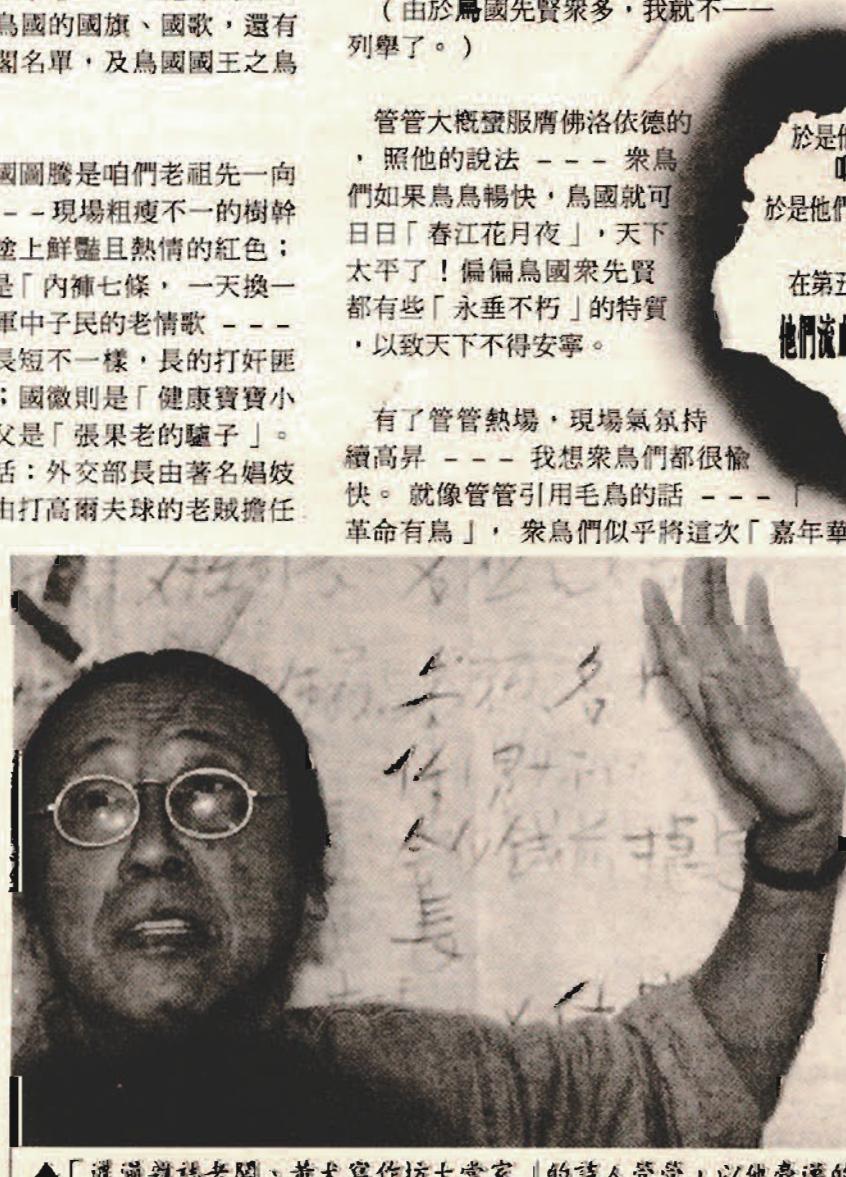
一向言必稱「達達」，口必呼「Joseph Beuys」的張永村，就在這次活動中將自己化妝成「蒙娜麗莎杜象村」——一個杜象式的戴眼鏡、翹鬍子的蒙娜麗莎，戴上了選號是「0 & 1」的大紅彩帶。熟悉藝術的人

當然知道，早在一九一三年馬勒維奇的《有蒙娜麗莎之靜物》就

將他所認為「廢棄的傳統藝術」與「觀念性意象之片段」並置；六年之後，杜象才以達達的手法給這位面貌姣好的文藝復興女郎兩撇鬍子。至於「蒙娜麗莎杜象村」呢？當他還在以

八十年前的方式，高喊著：「嚴肅是荒謬的終點！荒謬是嚴肅的起點！」、「用藝術沒暴力，世界更有趣」、「藝術是人類第一個真神」……，模仿達達式無意義語言之朗誦；我想此事無關嚴肅與荒謬的辯論，倒更讓人懷疑「藝術聯合國」裡想像力之貧乏、與幽默感之抄襲。

當牠以德國藝術家 Joseph Beuys 的說法，強調藝術與生活合而為一的重要性，儂仿其將藝術當成政治與社會行動時，我們要問：這次活動的「政治性」在哪裡？到場致意的謝里法——這位最早在文章中倡言「本土意識」、掀起本土風潮的藝術家說：「我本來考慮了很久，今天到底要去投票？後來決定來這裡，畢竟：這是『我們』的活動，那是『他們』的活動。我要來這裡投票！」這是對一向操控藝術走向、打壓藝術自由的政治的抗議嗎？閉鎖在東亞畫廊裡的遊戲式抗議，又對現實政治有什麼樣的改革力量？



▲「還過雜誌老闆、黃犬寫作坊大當家」的詩人管管，以他豪邁的山東大腔喳呼著要當「大鳥帝國」的皇帝。

早在九〇年，由「台灣檔案室」所籌辦的「藝術與政治」、「藝術與社會」的各類展覽，參與座談的藝術家不就已經反省到：「為什麼來參與這類藝術展覽的人永遠就是那麼些人？」、「我們展出的主題是藝術與社會，但其實卻對目前社會一點影響力都沒有。」而這次更加明顯的「藝術聯合國」成員的同樂會活動，雖然來了藝評大老謝里法、天才雕塑家楊柏林、作曲的李泰祥、唱歌的許景淳、寫詩的楊平、趙天福、甚至是一向嚴肅得悉哩巴啦的張振宇……等名人，但大家除了交換名片，哈啦新女友之外，「革命衆鳥」們的作品或「演出」其實是禁不起太嚴密的辯證的。

我當然相信：藝術絕對不只是單純的美學範疇，她也是重要的政治術語。對 Herbert Marcuse 而言，藝術是單向度的人唯一的解放途徑；藝術雖不能變革世界，卻可透過變革那能變革世界的人們的內驅力而做出貢獻。對 T. Adorno 而言，藝術創造活動能徹底反抗權力結構對個人巨大的操控，透過這個不受現實壓抑，也無須理會現實禁忌的全新領域，在傳統和現實下絕望的我們才被賦予希望。Erich Fromm 則不斷呼喚重生、重精神、重創造的「新人類」去說另外一種語言，傳遞另一種表情，服從另一種衝動，擺脫現實社會中「微笑的法西斯主義」。

我也相信：革命從來就不只是一種樣子！讓自己「爽」的革命態度也不錯，就像 M. Foucault 所說的，將欲望與現實連接起來才會有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讓自己「爽」和讓別人也「爽」之間，藝術語言的「深化」恐怕是更重要的命題，否則僅就「爽不爽」而言——我就覺得：CAST 「藝術聯合國」的這次活動，前戲不夠賣、過程也不持久、花樣也沒翻新，看著一堆「老鳥」自演了半天，我一點都沒有爽到！

唯一一個讓人眼睛一亮、心情一振的作品是個「造反的窩」的年輕女孩——易卯的作品：「台灣福德寺」。透過她所設計像「樂透」遊戲的廟宇型裝置，觀眾得以進入由巨大的孫中山、蔣中正為像之門神，投下十元香油錢，按鈕決定四組候選人之組別，再於籤桶中抽取竹籤，以求得籤詩研判吉凶。易卯且帶著這個創作者、作品、觀眾互動交流共同完成的作品上街

，廣邀路過民眾參與抽籤，在大選前擴大作品的影響力。雖然諸如：「樂透」、「自動販賣機」……等需經過付費（投幣機）才能獲得「藝術」、「政治」或「命運」的藝術行為，早已被多位藝術家拿來作為「諷刺」的遊戲性創作，易卯在作品的遊戲性格及成熟度上，仍展現了精細的思考和高完成度的表現。

現場其他的雕塑或裝置，如：李秀蕙拿她自稱象徵嬉皮的花與性慾象徵的水密桃完成的作品、林翠虹拿紙牌在台灣模型上完成的「對奕——選擇是一種精神」、李昌義的鏡像式作品「打倒英雄主義、我們要美麗與英雄」、劉寅生的「飄風國度——多重分裂」、紀向以掌權者頭像黏貼在鐘面的作品、張文宗反諷烏托邦總統以及自稱是女性主義者的陳麗絲的雕塑……，則都顯得詞不達意，或者陳腔濫調。最尷尬的還是身穿黑長袍、戴了一頭黑長髮、一副黑墨鏡、臉塗得慘白的「蒙娜麗莎杜象村」，他遊走在現場的「行動表演」呈現鬆散的結構，和曖昧不清的內涵；只在張振宇抵達時——以他第一百零一套的「叫」村助興。現場的衆鳥們都很高興，似乎革命只是「叫春」而已！

屬於達達的十七歲是永遠不會再回來了！當曾以好幾「ㄑㄨㄥ」便便灑向台北市立美術館的李銘盛，成了當前市美館的 V.I.P. 貴賓；在他拾人牙慧的攝影雕塑展中，曾以十二張藝壇人士照片面對一盤豬肉，來批評藝術文化的分食利益；而今天，他卻可以大搖大擺的走進市美館的 V.I.P 室，大賽一頓豬腳大餐的時候，我們如何想像披頭族成為「嚴肅」藝術家時曾說：佔有就是竊盜，因此必須毀棄所有藝術品；而政治和社會是最不道德的存在？！

革命當然可以有鳥，造反當然也可以有窩。雖然我當天和大家哈啦得不錯，我仍然要問問：多少藝術假「批判」之名以行？！這個問題——也算是「窩裡反」吧！



▲ CAST 藝術聯合國的張永村將自己化妝成「蒙娜麗莎杜象村」，背上了「0 & 1」選號的大紅彩帶，要競選後現代烏托邦總統。



▲ 自稱是女性主義者的陳麗絲的作品。

■ 易卯的作品：「台灣福德寺」，以「樂透」遊戲的廟宇型裝置，讓觀眾需經過付費（投幣機）才能獲得「藝術」、「政治」或者自己的「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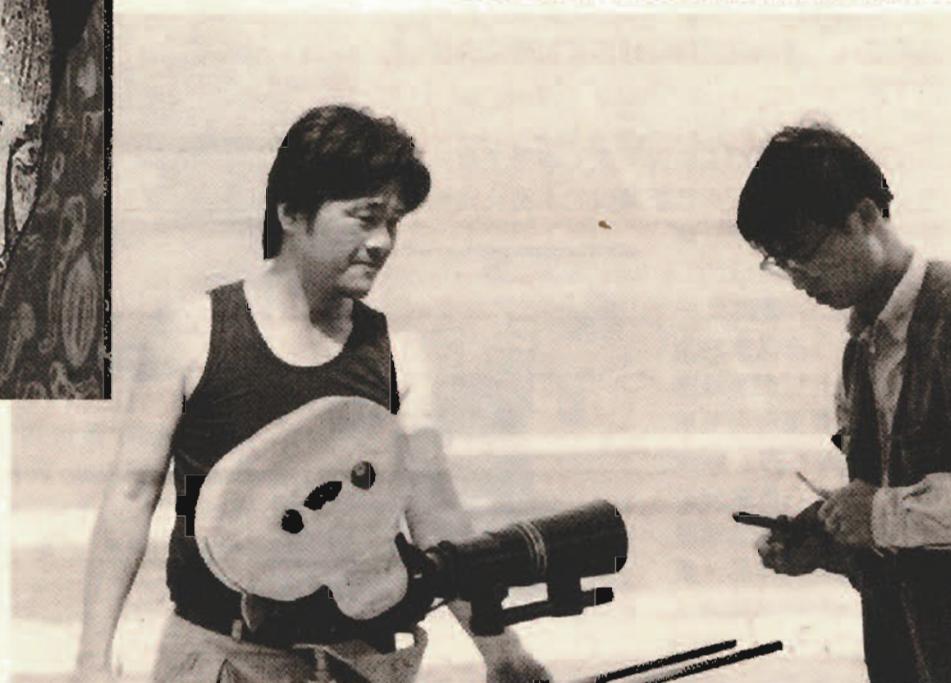


懷抱十年文化紀錄的大夢

黃明川與他的影像工作室

文/萬蒂琳

圖片提供/黃明川



◆寶島大夢工作照，圖左為黃明川



毫無疑問地，「黃明川」三個字幾乎就等同於「台灣獨立製片」。最近和搞短片創作的朋友聊起，末了，總有人會加上一句，「總有一天我也要像黃明川一樣自己搞獨立製片！」

九〇年的《西部來的人》、九三年的《寶島大夢》，同樣引起注目，形成爭議，但是在影評人、文化人兀自叫囂不休的當口，黃明川及他的工作班底沈潛入台灣社會的底層去了。

對於影像出版品稍微關注的人也許會發現，這一年市面上出了一套《台灣作家系列全集》的錄影帶，介紹的是賴和、林雙不等人的故事，拍攝者是黃明川工作室。而在過去一、兩年中，台北一些非主流的文化活動場合，不時也會發現有黃明川工作室的人前來攝影記錄，除了縣立美展與後工業藝術祭是接北縣文化中心的案子外，多半是他們有餘力時對台灣社會文化的紀錄。

文化的記錄與省思一直是他長期關注的焦點，因為這樣的憑索，他去國十年後重回台灣，放棄當一名國際畫家的理想，投入影像的記錄與探索，就如同他在九〇年接受的訪問中表示，「……我對『人』的興趣遠遠超過其他一切之上……」依此原則，八八年他撰寫「台灣攝影史傳謠」，九〇及九三年各拍了一部劇情片，也依此原則，他開始以影像紀錄文化，相當龐大且沈重的課題。

■拒絕再作賺錢的機器

要這樣繼續經營下去、生存變成很重要的問題，而且還有要拍三十五釐米電影的理想，他說：「我不希望成為只為了賺錢而接廣

告的影像工作室，」後來經由接了台灣作家全集影像製作，慢慢發覺這是一條他們想做，而且可以充實自己的路，「一面經營接的影帶製作，一面可以接近我們所想理解的台灣，」如接北縣美展《淡水河上的風起雲湧》時，他們會拍到屍體、火燒車、垃圾，拍到很多臺灣的環境狀況，做其他東西時，發覺了一些衝突，發覺了人們想要達到理想，而事實又是怎樣的遲滯。

相較於二、三十秒的廣告，賺錢賺得相當辛苦，他說：「我們不能為了拍電影而停止往前走，但也不能企圖往前走而接商業案子，考量之下，我們盡量不接宣傳影片，不接所謂工商簡介片。」拍了台灣作家系列之後，慢慢有人接受他們對於台灣歷史思維的探索、台灣古老影像或是日據時期作家心靈的詮釋，就開始有人找他們拍東西，他相信可以比別人能夠更深入探討地方的歷史，他希望讓影帶本身成為研究的參考資料，而不只是交差了事。

■堅持體制外運作，獨立

圓自己的電影夢

一般影像工作者的法則：平時接商業案子拍，然後向新聞局遞案子申請輔導金拍劇情長片，「但是我們不是這樣，我們希望劇情本身不要那麼商業，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真有關創性的影像語言，與故事說法……去年一年證明我們不用去申請輔導金、不用向別人要錢，我們也可以照自己的方式，相當有尊嚴地活下去。」他對國片輔導金的制度很有意見，他覺得真正好的片子應該是由國家邀請，主動提供經費贊助，而不是虛偽地公平。甚至辦影展也一樣，「最好的影展都

是用邀請的……影展需要有高度的品味與視野才可能分辨出最好的電影。」因此，他希望完全跳脫體制的影響，雖然嚴格來說相當困難，即使是反體制，但在影像語言與風格上完全創新卻是非常大的挑戰。但是「什麼方式能使作品和內容有更大的空間呼吸，我就有意願去嘗試。」

即使前兩部片子的發行嚴重受挫，他仍有拍下部片計畫，甚至大致的故事與影像風格都差不多決定了，拍片的時機也許訂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製作上仍是打算獨立完成，他說「在台灣做電影，如果向中影拿錢，就必須匯入他們的體制之內，你無法自己選劇本、主角，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意識是不可能的。」

「《寶島大夢》之後，我們寧可不拍東西，一旦要出發，絕對是自己的。我倒寧願自己一輩子都失敗，但是一輩子都努力過。我不希望人家說，黃明川你最後還不是走入體制成功的

！我就是希望能從體制外走出一條路來

，如果最後的成功是因為進入體制獲得金錢，那我當初的兩部片子算什麼？不是白費？如果真的可以在體制外走出一條路來，我們倒要看看憑的是那一種哲學，並不是盡量吸收資源、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只為拍一部好片。當然，我也可以接受這種途徑，只要真的有人拿出一部好的劇情片來。但現在看不到這種東西，相當體制外的影像思維方式，並沒有。」

上文接第八版

「現在出現的只不過是不同派系的影像方式、故事觀點，大家都差不多，甚至連影評人都不願意承認這種狀況，那請問還有誰是體制外的呢？單獨作業、承擔一切資金、拍攝、發行，我希望能看到更多人做到這一點，但事實證明這條路是痛苦的，沒有人願意承擔這種苦。」他希望能找到最公平的發行管道，能接受這樣的片子。

■體制所宰制的文化 不在他記錄關注之列

拍文化紀錄片所得到的回響不錯，也是另一種天地，他覺得如果沒有在影片中真實反映他們的觀察，做影像工作真的不安，他相信自己與工作伙伴一直付出最大與追求最多，去呈現影像的豐富與稀罕。數年來，他一直用這樣的態度在記錄與思索邊緣文化，在《西部來的人》中可以看到被社會放棄的原住民、在《寶島大夢》中看到被遺棄的逃兵，甚至他曾說過，他無法拍台北市，究竟他對於「邊緣」的定義是什麼？

「我不企圖創作出當代思維精華的影像，那對我而言是行不通的，我一直傾向拍臺灣的邊緣，這是我的思維方式，所以鄉下跑得很厲害。我自己對邊緣的定義，是可以看到歷史的遺跡，如果我到邊緣時，我可以看到台灣人如何放棄他們不要的東西，以落後的、不值得憐惜的、阻止文明發展的等種種原因放棄，」就如同「垃圾之歌」一書中所傳達的概念，考古就是

考過去的古，不只是遠古，從這樣的角度來看，考古亦可以研究當代精神，丟棄物本身可以代表真實，我們眼睛無法看到的真實，「所以我覺得在台灣研究當代考古意義很大，只有看到非常邊緣

的地方，也可以說是體制外的地方，我選擇這樣的題材追尋，來感受台灣的邊緣在那裡。當然不是題材邊緣就是體制外，在台北也有很多垃圾、很多邊緣的地方，心靈被遺棄的角落。許多年輕人和影像工作者認為台北就代表台灣，談台北就等於談台灣，既然如此其他地方就讓給我吧！」

如《尤里西斯生命之旅》中片尾的一幕，大霧中，即使人就在幾尺之外也看不見，白茫茫的長鏡頭中，人們被惡意地濫殺，槍聲、哀鳴，一場屠殺你看不到，可是就在你身旁。事情發生時，你肉眼卻看不到。

■他不願對批評作回應

《西部來的人》拍攝出來之後，有人會直接檢證所謂的「獨立製片運動」的方式，並指稱《西》片並未達到電影美學上形式、內容的探索與批判，甚至認為《西》片未曾直指原住民問題的核心。對於這樣的批評，黃明川認為，「我不認為需要去回應，我當然不認為我是全對，但我要問有哪一部原住民電影比我對更多？問所有批評我的人，問台灣有誰比我更貼近一個人的心靈？我覺得只有時間能證明，過去有誰做過的影像最值得別人研究，我認為最值得的東西不是討論別人的創作，最值得的東西是創作本身，文字，或是創作殘留下來的東西。」

「但是只有影像才是真實。真實是可以經過時間的檢驗，這樣的影片都會遭受攻擊，攻擊還不如討論影片本身意涵來的有意義。我自己也寫過學術文章，我也瞭解別人文字背後的意思。表達有兩種意義，其一是字面的意義，其二是表達那個人的一切，優、缺點，邏輯訓練是否足夠、甚至是世界觀都呈現出來，所以發表一篇文章，其實也是在告訴別人，你好好看我有什麼缺點，夠不夠公平

來寫這樣的東西，不是說表達或是批評別人就是贏家。有基本影像的文字訓練的人太多了，瞭解人的心靈的人不多。」

「就如平面攝影，最重要的不是按下快門的一剎那，而是和別人溝通，讓別人接受你。影像絕不是影像本身，影像是周圍所有事物的總稱，我堅定地相信這點。不過，這一切都是公平的，大家都在表露彼此的缺點，我一直在表露自己的缺點，他們也無法迴避自己暴露的缺點，這世界不一定要我也回應才是公平的，真正的公平是他們也拍一部電影告訴我說原住民的影像該怎麼做，這才是公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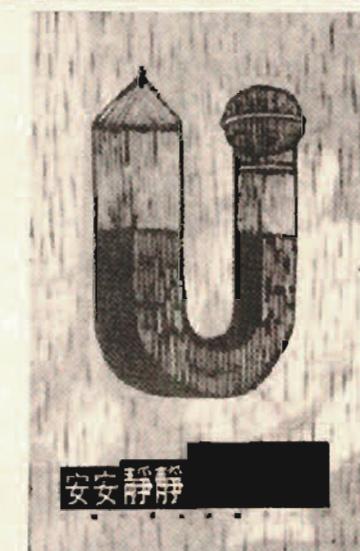
■希望從藝術人文的觀點 看台灣社會

大約三年前，他開始作幾個藝術家的記錄，打算記錄個十年，他說：「我想看到的是藝術家，或是台灣這十年的轉變與影響……，藝術家的生與死，對台灣社會而言並不重要，不像畢卡索，他的生與死對歐洲有重要影響。」不過已被體制收編的不在他記錄範圍之列。至於對象題材的選擇？他說，拍與被拍兩者之間一定要有默契，接受這樣的想法，且彼此能夠欣賞且誠懇。過一陣子也許會有一系列的十年紀錄精華出來。

劇情片的不成功，讓他對文化的思考更加謹慎，直接面對文化記錄影像的處理時，豐富與細膩的程度相當動人。但環境的嚴苛，把他打磨的愈僵硬，在面對媒體時，即使是我们這樣號稱邊緣的媒體，他仍毫不猶豫地武裝起自己，不做作卻客氣。他早已習慣於外界的風風雨雨，他絕不也需要乞援，他一貫地堅持自己的信念，獨行於自己開闢的路。訪問的那天，他們原本要租直昇機去彰化外海拍攝蚵田，後因天氣不佳而作罷，他的形容：「那一望無際的蚵田，我從沒想過台灣還有這樣的景色……。」言談中，不經意地幾句話，流露出他對生命與土地的熱切關懷。就如同他不斷強調文字會暴露一個人的思維，他對題材的選擇所展現的高度人文關懷，影帶作品中注滿了對主題的專注，即使他的堅持行來不易，我們卻也希望社會有包容這樣的心靈的空間。



【右】台灣新文學之父 楊和



安安靜靜



專題撰文／賴淑雅
攝影／張志偉（香港「文件盒」）

作者前言

對多數劇場人而言，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疏離理論」，無疑是戲劇界的「哥白尼事件」，顛覆了亞里斯多德以降主宰西方戲劇二千餘年的美學傳統；而對民衆戲劇工作者而言，巴西導演波瓦（Augusto Boal）的「被壓迫者劇場」，則教人走出知識份子的劇場，直接與觀眾對話，以戲劇進駐議會殿堂。

波瓦在亞洲並不寂寞。七〇年代以來，像是對抗資本主義與政府機器的怒火般，民衆戲劇風潮從菲律賓、泰國、南韓、孟加拉、香港、巴基斯坦、尼泊爾、台灣……一路延燒，在菲律賓她是人民革命的武器之一、在泰國她是社會覺醒教育的途徑、在南韓她直搗著跨國資本主義的毒瘤……。

波瓦可說是這股民衆怒火的開山祖師之一。

二月底三月初，波瓦難得來到亞洲，在香港藝術節中主持了一週的工作坊，由報名人數超過額限太多，最後經過抽籤才決定參與者名單，幾位與我同時參加《亞洲的吶喊II》演出的南韓、泰國朋友都因為沒趕上而向隅，波瓦的聲名可見一斑。

要認識波瓦、研究波瓦其實不難，在他所撰寫的《被壓迫者劇場》、《給演員與非演員的遊戲》、《慾望彩虹》等書中，他有系統地將他的戲劇理論甚至詳細的實踐方法都絲毫沒有保留地書寫出來；但是，衆所皆知，波瓦的書中知識人人能讀能講，親炙波瓦才知道他把二十多年的經驗，完全不著痕跡地融會在他所主持的工作坊中。

本專題是記者赴香港藝術節參加波瓦工作坊的心得筆記。



要談波瓦，必得先講布萊希特

■把情感放在顯微鏡下理性地分析的傢伙——布萊希特

一九三〇年代，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以影響西方主流戲劇理念深鉅的亞里斯多德為箭靶，譴責亞里斯多德所提出的情感淨化論與角色認同說。他認為亞里斯多德運用移情作用，將觀眾導入舞臺上表演人物的悲憐與恐懼中，隨著劇中人物而情緒起伏，在同一時間內精神受到「淨化」，而忘了他們只是在劇場裡看一齣戲，這種淨化的效果來自於觀眾對劇中人物的認同（尤其是偉大的古希臘悲劇裡的英雄），「舞台上的英雄們都會遭致如此巨大的命運災難，何況是渺小如我的一介小民，又怎能擺脫命運的制裁？」

納粹統治下的當時德國事實上也蒙受著類似的情感危機，獨裁者利用各種藝術形式的角色認同作用，欲把理念不同的群衆整合在他的指揮旗下。

布萊希特把亞里斯多德拿出來以古鑑今，發展出「史詩劇場」與傳統劇場互別苗頭。之後，在納粹壓迫下流亡蘇聯的布萊希特，在歷史的安排下與當時正在蘇聯演出的中國京劇演員梅蘭芳相遇了。

他從京劇表演中體悟到，中國的演員絕不會陷入忘我的境界，他們的肉體與精神從不會完全融入演出的角色中；因此即使演出中斷，又可以馬上從被中斷的地方演起，演員疏遠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也避免了觀眾對他的角色認同，觀眾也由此知道他們是在劇場看戲而不是其他的地方。

波瓦的戲劇觀

反亞里斯多德是錯了反

這種舞台效果，對布萊希特而言簡直就是他一再拒絕聽到的情感淨化說的最佳反證，於是開始提出一系列討論這種「疏離效果」的歷史性創見。

布萊希特對戲劇作用／演員與觀眾關係的反思，被譽為戲劇史上的「哥白尼事件」，也是當代戲劇從A（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到B（布萊希特 Brecht）的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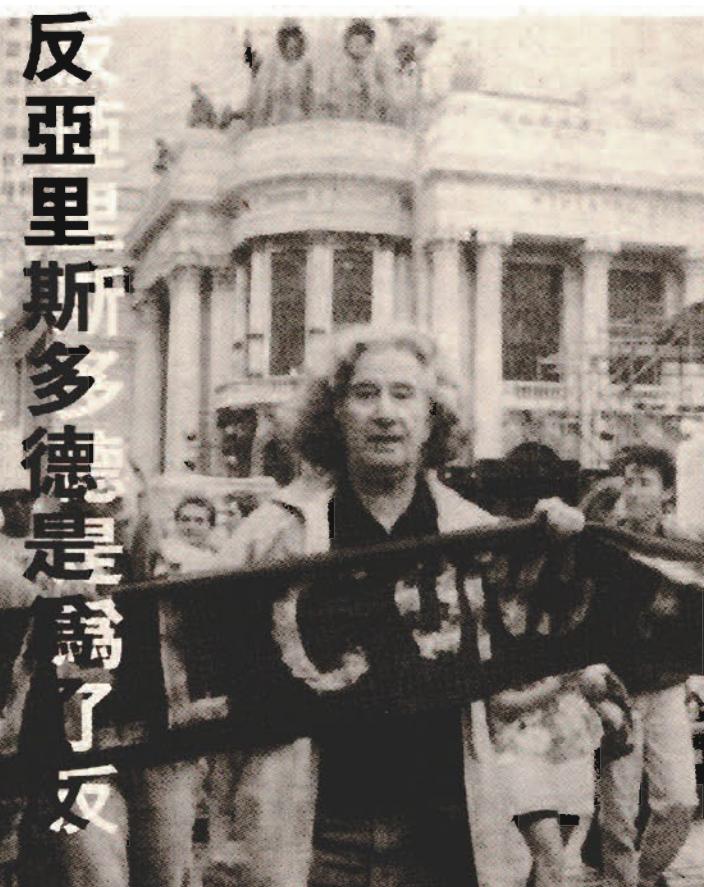
一九七〇年代被迫流亡巴西的巴西導演波瓦以布萊希特的創見為論述主軸，發表了他的《被壓迫者劇場》，他詮釋亞里斯多德比布萊希特還激進。

要製造一群粗暴觀眾的小子——波瓦

波瓦說，在亞里斯多德的詩學觀念中，至高的快樂是德性，而至高的德行就是服從律法，律法代表了正義、公平，希臘悲劇中的英雄角色都是趨近於完美的人格，只因這些英雄的個性中有著一點點的缺憾而導致悲劇的命運，他認為亞里斯多德除了將這種舞台效果移情到觀眾身上，對觀眾產生了憐憫與恐懼的情緒之外，亞里斯多德所建構出來的悲劇系統，事實上是在為當時雅典民主的政治壓制系統提供一套美學辯護，而亞里斯多德所主張的律法、正義，事實上不等於公平，乃是一套權力分配與階級化的系統。

這套壓制系統的作用一直影響著主流西方戲劇史的發展，甚至好萊塢電影到今天仍在實踐這種可怕的支配行為。

布萊希特把舞台上隔絕觀眾與演員的第四道牆的幻覺打破之後，波瓦進一步把台下的觀眾鼓動起來。他將觀眾的主動積極化為一種文化行動，主張觀眾的主動性可以實際介入演出舞台所發生的一切。這個觀點也就是他常說的：假如演員（Actor）是舞台上的主要人物，則觀眾（Spectators）就是群衆，如何讓觀眾介入舞台上的表演，進而轉化為觀演者（Spectactors）



立法劇場、劇場立法。
取自香港藝術節節目單。（圖）



），這是劇場裡的革命性動作。波瓦的想法，是七〇年代起陸續在亞洲、拉丁美洲等地風起雲湧的民衆戲劇風潮中極為重要的發表，比起來自東歐的史丹尼拉夫斯基、果托夫斯基等人的冷峻、嚴謹、充滿不為人知的傳奇色彩而言，來自巴西的波瓦則像是里約的嘉年華會般絢麗、熱情而平易近人，你可以在他所撰寫的《被壓迫者劇場》、《給演員與非演員的遊戲》、《慾望的彩虹》等著作中讀到他有系統地介紹自己的理論與實踐方法。

波瓦最為人知的實踐方法，如論壇劇場（Forum Theatre）、形象劇場（Image Theatre）、隱形劇場（Invisible Theatre）……等等。

「論壇劇場」顧名思義是要讓劇場成為論壇的場域。它的方法是由一組工作坊的參與者（或演員）經過討論後，將一個廣為人所熟知的社會現象或問題在舞台上寫實地演出來，其中必將該問題的衝突中心呈現，也必有受問題圍困的主角與導致衝突的反主角，觀眾（或其他參與者）在第二次的演出中可以隨時叫演員停止演出，並上台代替主角的位置，把他／她認為可以解決此問題的辦法表演出來，此時舞台成為在每個不同位置的觀眾不斷拋擲替代性點子（alternatives）的場域，問題不見得因此輕易地被解決，但這個技巧透過劇場召喚著民衆的自主意識，也挑戰著統治階級的壓制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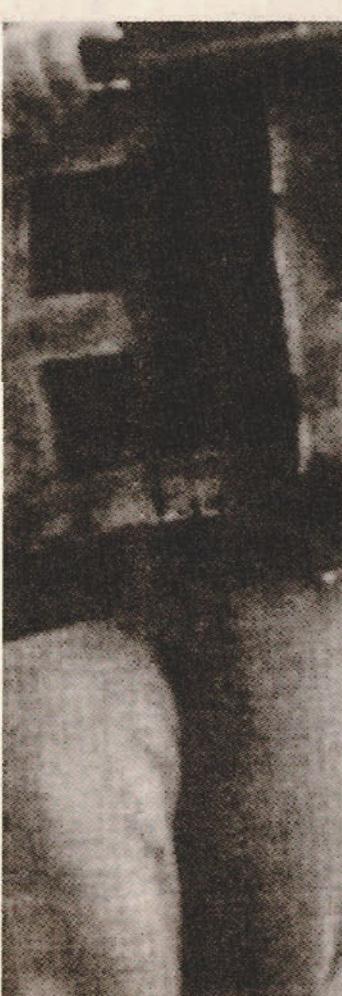
「形象劇場」是波瓦拿來發覺社會行動的一項發明。首先，參與者以靜止的肢體雕像呈現出社會問題的形貌，然後同樣以肢體雕像將問題被解決後的理想狀態表演出來；這個技巧之所以成為波瓦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實踐方法的原因，在於問題呈現與被解決的理想狀態之間的轉化，這個轉化的雕像就是一項社會行動。

「隱形劇場」的誕生是民衆戲劇突破國家監控系統的技巧之一。波瓦曾回憶說，八〇年代他逃亡至阿根廷時，為了躲避街頭表演時可能會帶來的政治危險，他拒絕擔任當時一齣街頭劇的導演，直到有人建議他何不將演出移轉到餐廳裡去演，讓場景在現實生活中發生，既可免除被監視，又可達到表演的功能，波瓦答應了，結果他們真的成功地在一座餐廳裡使一齣戲上演了，有人擔任侍者的角色、有人擔任顧客，還跟真實的侍者與客人產生即興演出，沒有人知道這個餐廳裡有一群人正在演戲，直到戲的衝突達到高潮，而波瓦就坐在餐廳的某個角落吃飯看報紙，隱形劇場的功用於焉顯現。

波瓦的戲劇理念自布萊希特擷取疏離效果，在將之轉化為結合社會行動與劇場藝術的文化實踐，至今包括菲律賓、泰國、南韓以及在戲劇史上名不經傳的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民衆戲劇也大多奉行這套方法以達到動員群衆、改造社會的理想。

而當這股戲劇風潮已逐漸從戰亂、落後、貧窮、獨裁的第三世界蔓延至虛無、苦悶、疏離的第一世界國家時，波瓦的腳步已行走至遙遠的前方。

幾年前，有人建議他既然要以劇場進行社會行動或政治行動，何不乾脆去參加市議員選舉，波瓦先是拒絕，後來又有人建議他說，如果你當選了，我們（指劇團成員）不就都成為你當然的議員助理？……果真，現為里約市議員的波瓦的助理全是他所主持的政治劇場PT的團員，他們正在努力從事「立法劇場」（Legislative Theatre），試圖透過劇場行動改變立法過程。



攤在太陽底下的秘密

PREFETA
Bené BOAL VEREADOR
N: 13.669

記錄波瓦的工作坊

波瓦在香港的工作坊主要分為兩大部分：團體動力遊戲與小組練排。

團體動力遊戲的執行是波瓦工作坊解放身體的重要過程。這些遊戲主要圍繞著四個主題而交錯進行：(1) 感覺我們所觸摸到的事物 (to feel what we touch) 、(2) 仔細聆聽我們所聽到的聲音 (to listen to what we hear) 、(3) 注視我們所看到的東西 (to look at what we see) 、(4) 將感覺化為動能 (to dynamize the senses)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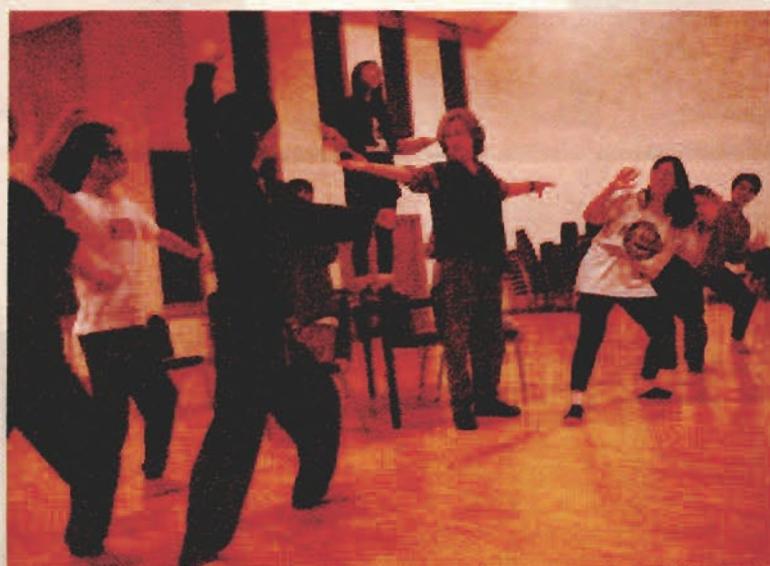
「觸摸」遊戲經常與「聽覺」遊戲同時進行，此類遊戲最常被操作的條件就是參與者必須閉上眼睛，與另一位睜眼的夥伴為一組，閉眼的人因為看不見，而使得身體的其他感覺器官因此倍加謹慎、敏感，過程中閉眼的人要誠實不能偷看，要信任睜眼的夥伴所帶領的任何方向。

在「注視」的遊戲中，參與者所被給予的操作性條件通常是阻撓人們順利持久注視的阻礙，譬如與另一位夥伴做鏡像移動，既要保持身為一面鏡子狀態時與對方的對稱性動作，又不能停下來仔細看對方的移動，此時不只是視線的範圍便得精準而靈活，身體的其他部位也都在準備移動的備戰狀態。

把感覺化為動能的遊戲則是波瓦用來累積團體動力的設計。譬如有一次，他將我們分成五個小組，每個小組各創一個有聲音及韻律的動作，然後開始在空間中不斷重複這個動作，整



同樣是找上亞里斯多德的碴，波特比布萊希特跨出實踐一步。



「民衆」的工作方式不要求參與者需要很好的肢體能量，但是精神的能量是絕對必須的。

組人向其他空間移動，但是每個人可以隨時加入其他組，如果他認為比較容易抓到別組的律動的話；結果原本壁壘分明、堅持自己的聲音和動作的五組成員開始有人跳槽，原本八人的小組剩下五人、三人，直到該組的聲音完全消失，而五大組也漸漸組合成三組、二大組，最後全部的參與者竟然全都化為一組，做著一樣的動作、發著一樣的聲音，連波瓦自己在旁觀看都笑著鼓掌起來。

這些解放身體的團體遊戲之外，為了進行「論壇劇場」，波瓦向我們徵求幾個我們最關心的社會現象或問題，結果我們分別提出了：性別歧視、家庭壓力、政府官僚主義、種族歧視等題目，

於是我們依自己所興趣的題目分成小組，每天早上各小組自行討論、準備一齣約十分鐘的戲把該議題呈現出來，下午波瓦先主持二鐘頭的團體遊戲，然後各小組把他們排練的狀況演出來，波瓦則從每一組的呈現中向參與者提出排練的技巧。

排練的目的不在使那十分鐘的戲更完美，而是使該議題的衝突中心、危機可以被清楚地凸顯出來，這就是「論壇」時可以被進行取代的關鍵，排練也在於避免戲的風格走向封閉或戲中已提出解決方法，而使得其他參與者或觀眾無法介入。

最後一天的工作坊中，我們開放了外界的觀眾進到劇場來與我們一

起工作，在我們分別把前些天排練的四組十分鐘短戲呈現出來之後，波瓦向觀眾徵求選擇一組議題表演來做「論壇」劇場的示範，表現「家庭壓力」的那組被多數觀眾選上之後，接著觀眾依波瓦的講解開始在席位上爭先舉手喊『Stop!』，然後一個一個上台去取代主角的位置，提出解決該壓力的方法。

親炙波瓦最大的不同，在於他把書上的知識和遊戲以及二十多年在各地的工作經驗完全不著痕跡地融會在工作坊中，他所帶領的遊戲也許不是新鮮的，有些早已在台灣及其他地方玩過；但是，波瓦把每一個單獨的遊戲在一個有系統的脈絡中一一帶出，參與者可以輕易地感知到每一個遊戲之間的串連，以及為什麼做這些遊戲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波瓦有辦法在帶領的過程中，讓參與者的能量不間斷，一直堆疊至一股強大的團體動力呼之而出。

這樣的工作坊帶領者的條件無他，經驗豐富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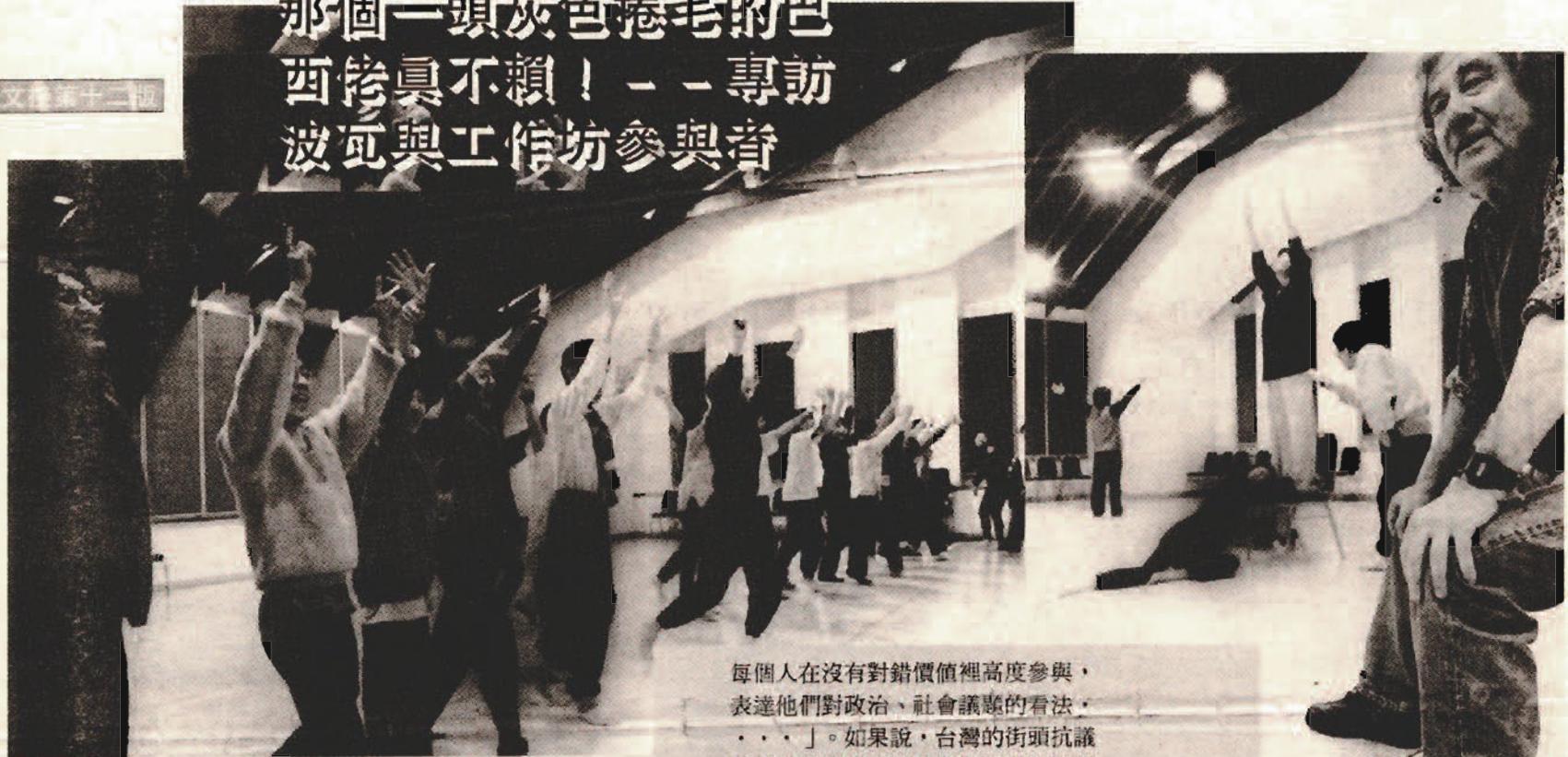
壓稿一：

有一次，一位巴基斯坦來的參與者向波瓦說：「你的工作坊很精彩，我想邀請你到我的國家去，為我們貧窮、受壓迫的民眾主持工作坊，可是你那麼昂貴，光是這次來香港參加就得繳交一千五百元港幣的報名費……」，波瓦笑著回答：「其實我一點都不貴，是因為香港藝術節很有錢，我才毫不客氣拿這麼多酬勞，只要你確切地把邀請我去的活動企劃、時間告訴我，如果你們真的很窮，我可以不拿半毛錢！」

壓稿二：

波瓦曾經告訴我：「觀眾永遠知道得比我多，就好像我想做一齣關於女性被壓迫的戲，但我明明是男人，我想做一齣關於黑人受歧視的戲，但我其實是白人，我想為同性戀者說話，可是我畢竟是異性戀者……，即使我有很好的出發點和意圖，卻怎麼也比不上觀眾了解的比我多。」

那個一頭灰色捲毛的巴西佬真不賴！——專訪波瓦與工作坊參與者



■ 波瓦帶領工作坊最引人津津樂道的就是，能將參與者的團體動力不斷地累積出來，而他個人二十多年的工作經驗，常讓參與者感到一股自然的領袖風格（sense of charisma）。

「……波瓦的工作告訴我，劇場不是一小撮知識份子在裡面自己搞得爽就好，這項工作有沒有 touch 到民衆的生活、民衆的問題，才是他給我的另一種戲劇觀。」香港「劇場組合」（Theatre Ensemble）的甄詠蓓如是說。

曾經接觸過前年來台灣演出的《大風吹》或去年來台的《亞洲的吶喊 II》的人，大概對這樣的感想不會感到陌生或震撼，民衆戲劇的專題也在〈破週報〉連載了好幾個禮拜剛結束，但是對無論是香港或台灣的多數戲劇工作者而言，民衆戲劇這玩意，撇開濃厚的社會改革色彩不說，她提供了傳統注重藝術性表現的戲劇人一個另類的作戲觀點，「原來戲劇還可以這樣搞」。

民衆戲劇在解放觀眾與社會行動上找到的新觀點，無疑是戲劇發展上重要的里程碑，而波瓦在香港主持的工作坊，其實是很基礎的「民衆」工作方式，工作坊的目的不在於發掘演員的極限或其他功能，它可以在落後的貧民窟進行、在飽受都市壓力的上班族團體進行、在受害婦女團體裡進行、也可以在偏遠的山上部落進行，觀眾席裡面那股潛藏能量的挖掘是這種工作方式的終極目標，因此呈現出來的戲好不好看其實已經不重要。

目前在香港〈Treats 親切〉從事社會工作的加拿大籍 Ian 就說：「我從波瓦那裡學到的不是去為人民說話，而是讓人民自己站出來說話……」他說，社會工作者的盲點有時在於「專家的化身」的迷思，要為遭受問題打擊的靈魂指點迷津，但是在波瓦的論壇劇場中，他學到讓大眾自己將他們所受的問題，在很安全的感覺中表達出來，並且自己思考可能的解決辦法，而不是由社會工作者以專家

的高姿態霸佔這個空間和機會。在香港工作坊的最後一天，我們邀請了外界的觀眾一起在劇場內進行「論壇」，結果不斷有觀眾舉手向表演中的演員喊「Stop！」、「Stop！」，然後一個個上台把自己的想法演出來，這種熱烈情況似乎是不尋常的，擔任劇場燈光設計的馮國基說，波瓦的這套工作對他以及很多香港人而言都是陌生的新知識，而不論是工作坊裡的參與者或是外界的觀眾那種踴躍舉手發言並上台即興演出的行為在香港是很難得見到的。

但是他們真的離開觀眾席位，走上舞台了。

而這種能量的動員就是波瓦二十多年來在巴西，甚至流亡至法國、奧地利、阿根廷時都一再持續不斷召喚的，以致今天他以里約市議員身分並主持一個名為 PT 的政治劇場在巴西積極地從事「立法劇場」，透過戲劇行動改變立法過程。

「過去我對政治劇場以概念化的行為簡化一切的作法很反感，但是在波瓦的工作坊裡，我看到

每個人在沒有對錯價值裡高度參與，表達他們對政治、社會議題的看法……」。如果說，台灣的街頭抗議中常見舉標語、持大型傀儡的行動劇可以被粗糙地歸類為政治劇場的話，那麼在商業雜誌擔任編輯和翻譯工作的尹志康所說的上述感想，恐怕也是台灣某些觀眾想說的話吧。

雖然波瓦的想法以及一些民衆戲劇的實踐方法在新興發展國家如台灣、香港、南韓等地都零星地被介紹和實踐過，不過鮮少在亞洲工作的波瓦這次應香港藝術節之邀，在華麗的香港文化中心裡為多數是劇場工作者的參與者主持了一星期的工作坊，這個安排是昂貴而特殊的：少數幾名社會工作者、非戲劇相關行業者以及大部分來自香港演藝學院的戲劇工作者，繳一筆不算便宜的報名費，在諾大、明亮的練舞室中進行「被壓迫者劇場」工作坊，這與在一個社區或學校、甚至山上進行工作坊的過程和效果是截然的兩樣。

尹志康就覺得，這次參與工作坊的多半是年輕的戲劇工作者，其實無法真正看出「被壓迫者劇場」對真正被壓迫者的影響潛能，如果參與者脫離那樣的時空條件，一般民衆多過於專業戲劇工作者的話，他懷疑結果如何。

儘管如此，這些領略過大師熱情而風趣的領導方式的參與者，在波瓦離

去後是否能自主地將此劇場效應擴大出來？可能是一個問題。曾經在工作坊場地一旁的觀眾席中，目睹整個「論壇」過程的演員和戲劇類委員張秉權說，香港的乍看一輩可能有這樣的條件搞這種需要極高參與度的劇場，問題是，一定要有幾個對社會問題有極高敏感度以及成熟看法的專業人來帶動群衆，才能發揮這種劇場的效果，這樣的人在香港可能不多。

波瓦在接受訪問時曾說過，讓他一直不斷從事民衆戲劇的最大驅力，就是他想讓群衆「動起來」（to dynamize people），這個「動起來」的哲學，就是他要製造積極主動的觀演者（Spectactors）的中心思想；而這句「要讓群衆動起來」的話語，對台灣民衆而言可能不陌生，同樣的話在主導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的陳其南口中也會經一再出現，「讓民衆動起來、讓社區動起來」。

To Dynamize People！波瓦給的最大啓示。

壓稿三：

完成這個專題寫作的前一個禮拜，我的精神狀況有些異常，左腿還飽受舊傷復發的疼痛所煎熬，胡言亂語、不知所言所為，但依稀還記得某天夜裡我抱著《Theatre of the Oppressed》入眠，夢中波瓦穿著一條短褲、拖鞋，操著閩南語，和我與一群朋友吃飯聊天，我們之中有一人問波瓦：「既然你這麼相信民衆的力量，那你應該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吧？」「為什麼還去當市議員？」「你以政治的手段達到傳遞戲劇理念的作法，與希特勒透過政治力宣揚納粹精神的本質有什麼不同？」我怎麼也想不起波瓦在夢中的回答，第二天想要試圖再夢見他，但失敗了。



■ 波瓦說：每個人都是劇場。

FEATURE

反反之青年文化 毒

用過 E 的人，以超乎自己
能力的熱度，在實驗著新感
官。

Zippi 世代（Zen inspired pagan professional intellecture）正逐漸邁向
一個被禪啟發的異教專業知識份子的世代



文 / 別問

★ ECSTASY

我的狂喜經驗

首先我要說明的是，不想透露姓名並非我覺得我用過 ECSTASY 非常可恥，相反地，我覺得我很幸運我用過。我只是不想增加自己的麻煩而已。我相信每個人都有選擇的自由，包括用藥。當然，要知道的是到頭來後果還是得自己承擔。

第一次用 ECSTASY 是在 93 年年底的時候，那次和一些外國朋友去當時新開的一家舞廳叫 TWILIGHT ZONE。那裡播放的音樂都是 TECHNO。我記得那天剛好使他們開幕的第一天，我的那些朋友很興奮。在進去之前，我們在附近的便利商店買礦泉水吞下一顆白色的藥片。我完全沒有概念那是什麼玩意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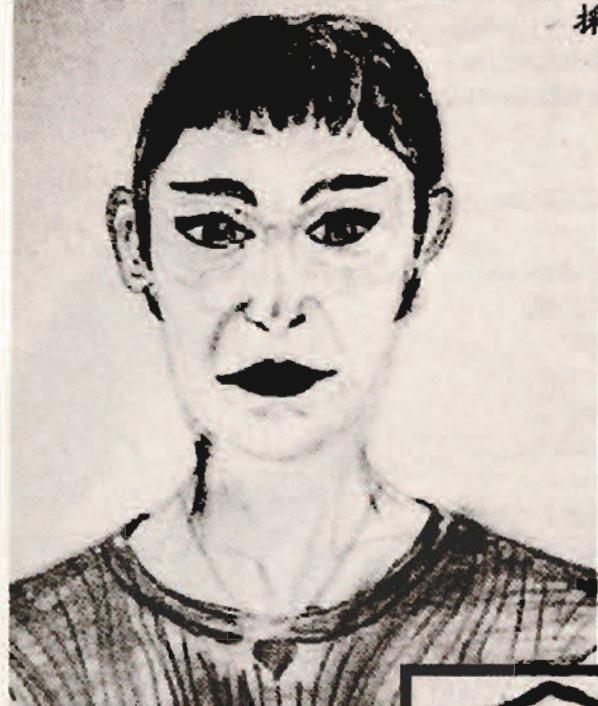
那天人還不少，我進去後起初感覺不太習慣，音樂好快，很前衛。過了大約一個鐘頭，我發現自己在舞池中跳得悶起勁，是我從來沒有過的感覺。朋友們坐在旁邊互相擁抱著，我有一股衝動想加入他們，但是手腳不聽使喚，只覺跳舞的感覺太棒了。我像是坐在透明的太空船裡天旋地轉的極快速度遨遊宇宙，到了每個星球都下去參觀一下。看到什麼我都忘了，只記得每個人都非常傑出和善。音樂變得非常神奇，我可以抓的住它，但是它又像我的翅膀一樣帶我天下海，穿越時空。

我感覺到節奏變成一股不可思議的力量，在場所有的人在我眼裡都好像瞭解我所感受到的。大家都面帶笑容，有許多人拿煙拿水給我，我也拿水去給許多認識或不認識的人，因為我覺得他們應該也很需要。我像是人群中的一分子。但是所有的人都好像來自同一個團體，共享著相同的腦波和情緒，那麼的接近，又那麼地真實。

我去上廁所，好像到了另外一個世界，當時廁所放著另一種音樂（後來得知那叫 AMBIENT），上完後很想在地上聽他繼續。但是還是警覺到會有別人來上廁所，可能有點奇怪。

朋友們也都開始跳舞了，每個人都交換著會心的微笑和關愛的眼神。時間過的好像很慢，音樂永無止境，但是當我發現周圍的人都逐漸散去了，看看錶竟然已經早上六點了。老闆兼 DJ 告訴我他們打烊了，舞池裡我是唯一剩下還在跳舞的人，我求他再放幾首，他很好心地又放了一首（我也不確定是幾首）歌，然後我只好不得以回家了。

每當我想起那次經驗，都忍不住微笑。



★愛麗絲的 變身藥

文 / Alice with Acid

牧 羊人認真的盯著她的眼睛，說：「妳、自、己、決、定、要、不、要，當被牧的羊。妳是女生，要特別考慮啃片的後果——體內會有化學餘毒，持續兩年，最好不要懷孕，會生畸形兒。」？？？

突然被迫提醒了子宮的生育機能，她愣了一會兒。平素就有懷孕恐懼症的她，大約想了兩分鐘。其實能據以判斷的資訊不多，她 High 過大麻，了 Acid 沒有海洛英、古柯鹼那麼毒的癮，知道畢卡索、達利吃 Acid 作畫，《The Doors》"I'm waiting you on the other side" 根本是在意識的邊緣懸浮……未知的新感官世界招惑著。

嗯，要。

愛麗絲吃了「變身藥」——但不是進入仙境而是向父兄的國度告別。（這一刻再清醒清楚不過了）關於不婚不育身體的自由。

不到小拇指一半大的紙片，抵在舌尖。Tech no Beat 鐵進了身體、她灼熱的身子好像融蠟一般被引流出——法蘭西斯培根的釘刑圈——只是用意志撐著。心神思路卻像多角稜鏡、繁複曲折，冷冽折射舞池裡拋射來的、慾望的眼睛。在衆多眼神中間泅泳。

不多久想通了一些邏輯，她棄絕和外在問答，封閉的自己長了一雙內視之眼、通體透明。

莫司比環，無盡的空間。

……取一條紙帶拉平，將紙帶的一端扭轉一百八十度，再將兩端粘接起來……莫司比環呈現出一個無盡的空間：它的內環的極限就是外環，而外環的極限是內環，兩個看似不同的平面就這樣融匯合一……兩個面不分內外，沒有終結。從莫司比環寬度的二分之一處剪開，它不會分成兩個，而是膨脹為一個放大的莫司比環；如果從它寬度的三分之一處剪開，它倒會分成兩個，只是大小不一，而且完美地扣合在一起……紀大偉、洪凌《肢解與歌》……

和她一起啃片的男生們，紛紛走離這個窄闊的地下舞廳，上午夜的台北街頭蕩遊去了。「完了完了羊都丟了，」牧羊人喃喃自責，「你留在這裡千萬不要亂跑，我去找他們。」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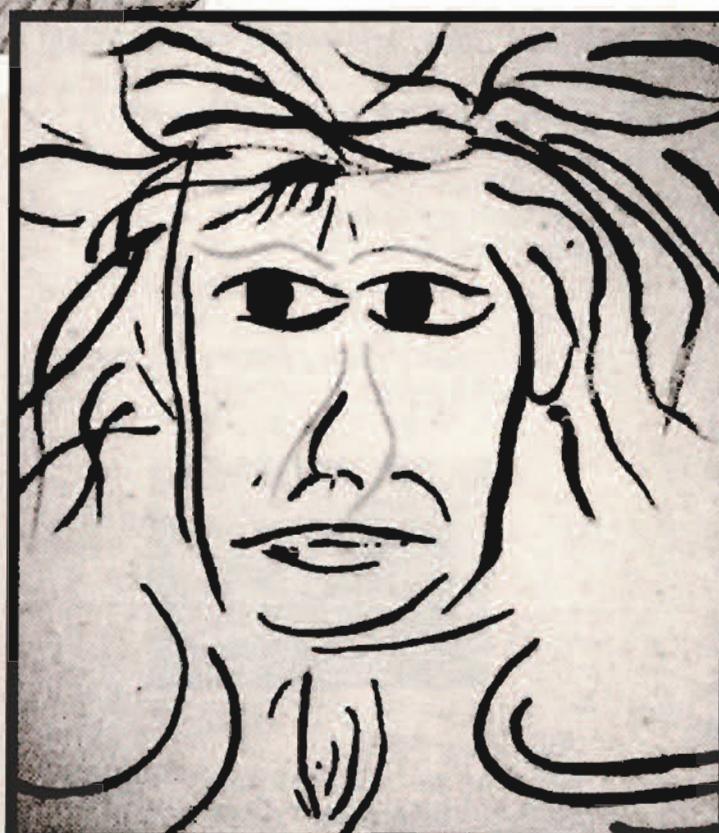
我是本土派，我吸安。

那時我初三、四五年前的事情。吸安以後頭腦很清醒，三天不想睡，腦子裡會集中只想一件事。找件事來做會非常專心。

醒著沒事我就整晚玩俄羅斯方塊、玩打火機，只會想往外找事作，倒不太會把注意力拿來處理自己的身體、自己的感覺。性慾？沒有特別的感覺耶！上廁所的時候發現老二變得很小，會擔心自己好像陽萎了。不過真正作愛時間好像變得比較持久，兩倍的時間吧？

吸安的朋友之間會互相影響，小圈圈成長的很快。來源呢，買安的管道是朋友提供比較安全，不太會向陌生人或在公共場合買，可能買到鹽巴味精的假貨。

安公子也有自己的技術和識別方式。因為安非他命燃燒後，如果火太大、煙跑走是很浪費



來不及說不，牧羊人已匆匆出去尋找走失的羊。她無可奈何地杵著——除了一身衣服她所有家當都鎖掛在男人腰間的車鑰匙上。

舞廳打烊了。爬出地底。都市黑夢疲軟而慾望卻仍根著。

想做遊蕩女想試試不同的視界 "Hey ! You wanna take a ride with us ? Really , it would be just great !" 兩個白種男人共騎一台摩托車，指指他們之間已前心貼後背的「空隙」，在她身邊梭巡不去。

妖豔都市 Acid 族……這身而來的野迷夢……

忘了終究是怎麼破解脫身的？只記得開始逼自己清醒，一點一滴把自己從對面的世界——那個炫麗惑人只有縱身方得聲色精饒的世界——拉回來。

她覺得窒息，出走的欲望在體內如發牙抽長，最後只得撕食自己——女人的幽閉症與內傷。……

警戒線解除了之後，她詫異地醒覺東區霓虹市招搖麗的令人驚怖。

葵黃、麻紫、榴紅、晴藍、鵝羽灰至爆白的漸層——闇黑隨鼻翼呼吸吐納——幽冥甦活。

沒有深度、色塊具體但不固著、所有顏色喧鬧

的，朋友會互相交換技術，比方說，把牙籤塞入打火機的孔，這樣火就周圍大，中間空，比較好用。我們在公共場合像 Pub、泡沫紅茶店憑著一個人打火機的火苗的形狀，就可以判定他是不是安公子。還會交換一句：「哇哦！火這麼大喔！」「按呢卡好用哦！」彼此就知道是同路人。

一開始我們在小旅館開房間吸，其實很不安全呢！最怕被警察臨檢到——他們會逼我們供出貨的來源呢，出來不就毀了？怎麼面對兄弟啊！所以還是在家裡吸最安全，爸媽不容易發現，就算被發現了他們也不會立刻把你送到警察局去，還是會顧慮面子或後果什麼的，大部份都是痛打一頓、關起來、控制零用錢、監視行動什麼的。不過我朋友雖被打的半死，還是吸。

那時候的便當錢都拿去買安。一管一千塊，用的慢可以頂一個禮拜，用的快的一天就光了。口會很渴，要大量喝水，體重還是會往下掉。我們開玩笑說在旅館前面賣礦泉水生意一定不錯。

要說吸安的人有什麼差別嗎？明星高中或好班的學生不大敢吸安，怕上癮沒錢怎麼辦，好班學生會吸安的大多是和別校的混的。「玩」的學生好像比較會ㄉ錢。

在風聲最緊的時候，有貨源的朋友之間開始互相猜忌，有五管說只有三管、明明有貨也推說沒有，還要疑神疑鬼追問「是誰說我有貨的？想害我啊！」對兄弟的友情很傷啦，一陣子沒聯絡之後線就斷了。其他的也沒什麼，我自己沒覺得有什麼特別傷害，身體現在好好的啊，朋友也都沒出事。脫離了那個環境之後，也就不會想吸了。

不管反毒怎麼說，我還是覺得吸安的經驗挺好的。嗯，就是年輕的時候和朋友一起幹些什麼事、分享的感覺啊，你想想，媒體那時候社會版報那麼大，你真的是在創造自己的歷史呢！否則除了學校、制服、無聊的課本，我們有什麼屬於自己的經驗呢？



地刮刷在眼簾、寬於一百八十度的視角、太快速以至於幾秒後才意識／記憶到看見了什麼。意符泛流意指質缺美麗新世界。雙眼灼灼地遊車河、看市招。呼嚙而過的車聲出現拼貼的層次。

不太需要睡眠，醒睡一回就抵兩天。日暮夜而來，喪失了直線式的時間感，身體在改變，過去的規訓習氣框架不了流動的身體。

科學家們在此討論迷幻藥對於人類大腦的影響。

□ High Time Magazine

<http://www.hightimes.com> (High Time)

是一本以毒品與青年文化為主的雜誌，這個首頁則是這本雜誌的大門，關於毒品文化的議題及新聞，編輯部都會整理在首頁裡，還有過期雜誌的內容摘要與重要文章。

□ Hi! How are you? - - High, How are you?<http://www.nauticom.net/users/goosey/drugs.html>

本人認為最酷的站。不但按字母順序連結了 WWW 標大量有關毒品的首頁，同時圖案設計誘人，是一個開始毒品網路之旅的好開始，就像國際機場一樣。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本頁連結了 LSD 發明之父的 Albert Hofmann 所著的《 LSD - My Problem Child 》完整內文地址，霍夫曼寫這本書時，旨在「護衛 LSD 的應用，但又相信只要在完善的醫療照料下，LSD 對於視覺增進是可能的！」，最後，他寫道：「希望希望這個問題小孩最終可以變成一個可愛的孩子。」這本書道出 LSD 的歷史，還有霍夫曼本人對於 LSD 又愛又恨的情緒。



網路藥物論壇簡介

□ Cliff Schaffer's Home Page

<http://www.calyx.com/~schaffer>

此站收集了大麻的相關文獻，還有反毒的積極份子團體個人名冊，並且包括了政府有關毒品政策的出版品、停止毒品大麻的策略，還有極為難得的歷史文獻。讓你瞭解整個毒品大麻的始末原由。

□ Drug Education Page

<http://www.magic.mbz.ca/~lampl/new-drugs.html>

你知道不只大麻和古柯鹼是毒品，尼古丁、酒精和咖啡因也是嗎？建議衛生署、公賣局、咖啡商必讀。

□ Drug Politics

<http://flubber.cs.umd.edu/other/tms/drug.politics>

要瞭解毒品為何變成「毒品」的歷史，還有美國華盛頓總統大力倡導種大麻因為它的纖維極具價值的人，到此站一遊就對了。

□ The Digital Coffeeshop

<http://hyulen.dds.nl/~jeroenw/index-e.htm>
介紹各大麻的食用法，無論是吸的、吃的、還是嚼的。美食家的天堂。

□ The Fitz Hugh Ludlow Hypertext Library

<http://www.punk.net/home/dgross/ludlow.html>
非常古怪的站，蒐集了古怪有纏大麻（ hash ）的單期文獻，考古學家和文學家可以看看。

□ Hemp BC

<http://www.hempbc.com>
大麻的迪斯奈樂園、超越百貨公司，裡頭有各類的商品目錄和圖片庫。

□ The Hemp Web

<http://smith2.sewanee.edu/gsmith/Karl/HEMP/00HempHome.html>
專業的大麻資料庫，從它的工業價值（紙、纖維、油脂、衣料）到於娛樂價值，還有法案的修改，念生物還有植物的不要錯過。

□ The Joy of an Herb Garden at Home

這個站的宗旨簡單，就是：「種大麻」！政治立場鮮明，就是：「大麻的被禁完全是大企業的政治遊戲。」而且鼓勵所有的市民種大麻，到處種大麻，之後還附一本「完全種大麻手冊」，教你如何從種子順利地栽培大麻成長。

□ Marijuana Policy Project

<http://www.mpp.org>
這是美國全國性的主張修改大麻法令人士中，最有組織的站，其策略和設計鮮明的層次，是電子空間（ cyberspace ）革命的優良示範，行動主義最好的虛擬世界風格，令人獲益不少。所有有心藉由電子空間組織革命以改變現實的人士都值的一看。

□ Paranoia Drug Information Server

<http://www.paranoia.com/drugs>

此站擁有各類毒品的訊息。關於大麻（最後一個位址為 maryjane ）的討論更有趣，你可以找到一本關於大麻的電子問答誌 Mary Jane : Hempenings 裡有各種關於大麻的宣言。Maryjania 則是類似網路裡多人遊戲的 MUD 虛擬世界。Green Guide 則可以使你連結世界各地，從反毒的宣傳到由大麻所發的藝術作品。頗值得一遊。

□ Heffter Research Institute

<http://www.heffter.org>

Arthur Heffter 是一個第一個有系統地進行迷幻藥科學研究的科學家，以此命名的站多少可以凸顯其特色。這裡不僅罪毒品，也不促銷毒品，而是一群

H igh ! 寫了這麼多 Q & A，總不能好好的都自己賺自己知，特別是關於毒品的總總。破報也容不下我嘮叨太多，這次索性把寫作的資料來公佈，要不要作個反毒份子，就全看你知多少了。毒蜘蛛其實有個歷史身份，次文化與主流文化爭奪論述空間的戰爭裡，選擇親密地、私有的、成人政府無法介入的、隱密的、容易鍛結的網路一直是次文化賴以存活而自證的策略。網際網路無疑成為 90 年代的對反論述最好藏身點，就如同許多網路文化的觀察家所言：「想要在網路往路實行言論檢查制度，無疑像要過濾空氣中的病毒一樣地困難。」從六零年代起，伴隨著藥物文化興起與同仁誌的風行，青年論壇遊移在社會總論述的邊緣，彷彿是成人社會的差異地點，鏡射出成人社會論述的倫理與道德，換句話說，青年論壇上呈現的言論不只作為一窺青年文化的面貌，而是作為整體社會的理解不可缺少的一部份。網際網路上的毒品論壇就像毒蜘蛛般的，到處在生硬水泥牆間結網，威脅著所有擺設好的一切，而且一有機會就建立自己的領域。

蜘蛛裡關於毒品的資料當然不勝枚舉，你大可藉由各種搜尋軟體，鍵入關鍵字：DRUGS，即可開啓成千個有關毒品的論壇、資料、圖片、歷史、政策、和完整的毒品實驗等，反對毒品的與歌頌毒品經驗的一樣多。要瞭解毒蜘蛛的最好方法，就是挑一個你認為最好的討論區，看看他為你整理的 FAQ (最常被問的問題) ，就可知其七八。以下介紹的 USENET 與 WWW ，當然是較為特殊，特別是相較於台灣目前的反毒文宣而言。



一、USENET (新聞討論區)

□ alt.drugs.*

1986 年開版，是以 alt.* (alt. 是 alternative 的縮寫，以此字為開頭者，通常與主流觀點對立。如果大家記憶猶新，德國佬迫使 American Online 關閉的情色討論區使得上百萬的用戶無法連結的就是以 alt 開頭的 alt.sex 討論群) 為首的討論區第二個成立的討論區，可見藥物與另類文化的親密關係。這個討論群以學院學生為主，舉凡「想學如何用麻醉藥？」、「被警察捉了怎麼辦？」、「混吃藥物的危險？」、「哪裡可以買到白鵝牌的 E ？」、「最新的市場行銷為何？」、「美國德州與加州警察對大麻擁有的制衡差距多大？」、「什麼是 E ？」等等問題都可以在其中獲得有趣的解答而他們最近的口號是： Just Say Know 。當然，關於藥物合法化的爭辯一直是這個討論區的主題。最近這個討論群往 WWW 發展，還引

起鍾愛辯嘴的人士不滿，大呼乾脆停掉算了。在台灣的學術網路上，沒有一個主機訂閱了完整的討論群，台大 (bunny.ntu.edu.tw) 與交通大學 (ccnews.ntu.edu.tw) 的 USENET 的主機算是擁有此類討論區最多的了，讀者不妨試試。以下列出有關 alt.drug.* 討論群與類似性質的新聞討論區。

alt.drugs

(FTP : <ftp://rtfm.mit.edu/pub/usenet/news.answers/drugs/alt-drugs-FAQ>)

WWW : <http://www.cis.ohio-state.edu/hypertext/fag/usenet/drugs/alt-drugs-FAQ/faq.html>

alt.drugs.caffeine

alt.drugs.caffeine.cil

alt.drugs.chemistry

alt.drugs.culture

alt.drugs.potalt.drugs.hard

alt.drugs.psychadelic (此版多是化學家、心理醫生、學生討論迷幻藥對於大腦的影響例如 LSD 在心理醫藥的功用以及抗憂鬱症的方法，不似母版 alt.drugs 討論政治與用藥科學。)

alt.drunken.bastards (嗜酒的混蛋們必看)

alt.hemp (強調大麻的經濟價值、環保價值與愉悅價值)

alt.hemp.politics (討論大麻為何非法的政治經濟學)

alt.hemp.recreational

alt.psychadelics

alt.politics (在另類政治的討論區裡，毒品合法性也是重要的主題之一)

alt.politics.radical-left (左派新人類必看的討論區)

alt.society.anarchy (沒錯，無政府的人酷愛討論國家干預藥品管制的負面例子)

□ rec.drugs.*

開闢於 1995 年七月 19 日，目前與 alt.drugs 的是網路上鼎足相立的討論群，甚至每日張貼文章的人數也漸漸超過 alt.drugs 版，兩方人馬挑戰不斷。這個討論區以分享經驗為主，較沒有政治性的辯論，不鼓勵用藥過猛者 (hard user) ， alt.drugs 的讀者罵此版的讀者濫情、輕浮，老是避重就輕，而此版的讀者則回罵 alt.drugs 的讀者嚴肅，動不動就鼓吹毒品合法，忽略毒品的愉悅經驗。與此討論區類似的如下：

rec.drugs

rec.drugs.cannabis

rec.misc

rec.drugs.psychadelic (此版常常提到關於上週破報所提的 LSD 之父 Timothy Leary 的名字，也常見到一些經驗豐富的用藥者對青年的毒品子民提供意見，DOOS 的樂迷們常在這兒碰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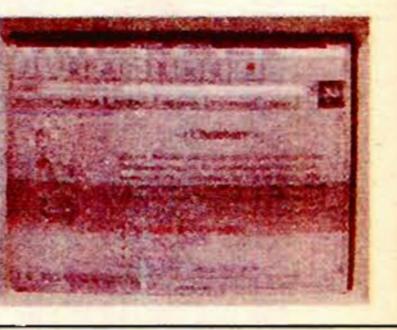
rec.food.drink.beer (酒精是毒品的最大宗)

rec.food.drink.coffeecoffee.life-extension

sci.med.psychobiology

□ talk.politics.drugs

這個以學院學生為主的討論區，帶有些小型的研究報告和資料整理的文章，對於毒品合法化努力不懈，最常討論的就是 1937 年美國通過的大麻稅法。你常可以看到一些精彩的辯論，諸如左派如何看待毒品？英國的工黨、美國的共和黨如何看待毒品？贊成和反對的毒品合法的理由，有人應該為了抽一口大麻而花了政府 47 萬美金進監牢嗎？建議小馬哥、還有剛出爐的連副總統必看。



二、WWW (全球網路網)

WWW 上的毒品好像並不需特別介紹，你大可從一個首頁 (home page) 上，連結到全球相關的站，以下的介紹希望能替你省幾塊電話費，還有盲目搜尋的卻找不到好料的辛苦。請你特別注意，有條藍絲帶，旁邊還有字寫著 Free Speech Online 的就對了，就好像你買吸滴，封面有個「 parents adversary 」的標籤，就是非買不可的一樣。至於沒有藍絲帶的，就留給衛生署和法務部的人好了，裡頭提供的資訊，會使你們反毒的政策聰明一點，理由堂皇一點。

□ Hyperreal

<http://www.hyperreal.com>

此站是 90 年代音樂文化與毒品文化關係密切的最好證明，喜歡電子舞曲 (rave 、 techno 、 trans 、 ambient) 的人不可不知，想要知道 E 和 RAVE 關係的不可不看。此站並擁有一個資料豐富、分門別類的毒品資料庫，精彩的 FAQ 、和其他相關的 WWW 站。算是一窺青年文化與毒品關係的最好窗口。並且免費贈送一本 Nicholas Saunders 的著作《 E IS for Ecstasy 》 (<http://www.hyperreal.com/drugs/e4x>) ，想知道 E 為何被稱作 90 年之藥，並且如何深深地與所謂的電子舞曲文化結合，瞭解後叛客時期青年為何被稱作 Zhip 的原因，就趕快 download 下來拜讀吧。



□ The Drug Corner

<http://www.ksu.edu/~fioersh/drugs/drugs.html>

想知道各類「煙毒」的製造過程、圖片，還有各類奇怪而動人的迷幻經驗，可以一試。此站依序完整地依項目整理有關毒品的資料，諸如在「毒品與媒體」項目下，你可以找到洛杉磯時報和電視上發表有關毒品的文章，在「拿走毒品」的項目下，你可以知道從大麻到海洛因的各類資訊，在「 Miscellaneous Drug Fact 」下，關於毒品合法化的辯論與毒品試驗一應俱全，在「 Cool Software for the Stoner 」下 - 呃，說的愈少愈好。

□ Drug Information Resources

<http://www.ksu.edu/~vivaldi/druginfo>

集中整理藥物上，包括非法和合法的，藥學系的學生值得一看。另一個類似的站是 Information about Drugs (<http://ourescc.cs.ohio.edu/personal/bwhite/start.html>) ，不過此站特別強調 DXM 使用的資料。

□ WWW drug Information Sever

<http://www.paranoia.com/drugs>

將各類毒品分門介紹，例如酒精 (台灣最濫用的毒品) 、鴉片 (特別是海洛因) 和軟體 (玩得會爽的) 。其中的「毒品價格報告」告訴你全世界各地四分之一斤的大麻、一片 LSD 、幾盎司的魔菇現在多少錢，發亮的「 fooling the Bladder Caps 」標題下則有美國街頭的藥物用語，被警察逮捕的人數和被判刑罪刑的即時報導。

□ Paranoia Drug Information Sever

<http://www.paranoia.com/drugs>

此站擁有各類毒品的訊息。關於大麻 (最後一個位址為 maryjane) 的討論更有趣，你可以找到一本關於大麻的電子問答誌 Mary Jane : Hempenings 裡有各種關於大麻的宣言。Maryjania 則是類似網路裡多人遊戲的 MUD 虛擬世界，Green Guide 則可以使你連結世界各地，從反毒的宣傳到由大麻所發的藝術作品。頗值得一遊。

□ Heffter Research Institute

<http://www.heffter.org>

Arthur Heffter 是一個第一個有系統地進行迷幻藥科學研究的科學家，以此命名的站多少可以凸顯其特色。這裡不僅罪毒品，也不促銷毒品，而是一群

Spiritual Highs

精神的高點

——訪 Nicholas Saunders 譯寫／含煙騎師

Ecstasy

and the Dance Culture

「他說他並不是什麼大師 (guru)，倒比較像是個研究者。即使如此，Nicholas Saunders 的兩本關於 Ecstasy 的書仍然是一場無聲革命的重要象徵。」

這是一個炎熱的夏日午后，我望著藍藍的天空，腦裏回想著一堆事情。Nicholas Saunders，這位五十七歲、《E is for Ecstasy》和新近出版的《Ecstasy And The Dance Culture》（中文譯名為 Ecstasy 和跳舞文化）兩本書的作者，正在對我說昨天他為 The Face 雜誌拍照的事。攝影師帶了一件夾克給他穿。同樣的事情我碰過—去年我到 LA 去採訪 Timothy Leary。我記得當攝影師企圖說服他穿上他帶來的那件夾克拍照時，我也正望著藍藍的天空。一點也不讓人驚訝，Leary 把那攝影師給幹了！臭了一番。而 Saunders 正好相反，和攝影師合作愉快。

他們兩人不同的反應正好說明了六零年代和九零年代藥物文化的不同，還有英國人和美國人做事（用藥）方法的不同。Leary 穿上夾克拍照可以代表一特別的意義。畢竟，那是美國體制所給他的定位，而他也很樂於扮演那危險又具有遠見的瘋狂角色。Saunders 就不一樣，他比較溫和。他確實是些寫些關於藥物和精神性的東西，但卻不那麼誇張。他不談口號，也不倡言那種藥物的反叛性格。他只是收集資料。和 Leary 不一樣的是，他並不想和大家玩大師的遊戲。





「我不太喜歡大師這個字眼，它意味著有一大堆人可能不假思索地盲目相信大師說的每一個字。」Saunders 說「我比較喜歡人們具有挑戰和質疑的態度。我想我會稱自己為一個研究者或是一個作家。我只是想把資料濃縮成人們可以獲得並且可消化的形式。」

聽起來一點也不像是那種會引起社會的大家長們興趣的言論。同時也不強調“Turn In · Turn On · Drop Out”（意思是：吃藥 - 進入狀況 - 跳出常軌）的態度。即使如此，當《E Is For Ecstasy》二年前出版的時候，一些閒扯淡的小報（像咱們的美華報導之類的雜誌）非常義務的將 Saunders 給醜化，把他寫得跟惡魔似。但是這種技倆註定不會成功。以他那正統的上層階級英文口音，那對好奇的眼神和隨和的笑容，他根本還不夠資格作為社會的公敵。相反的他像是個很炫的嗑了 E 的傳教士，類似一個特別的公衆人物，一個無害的英國怪人。

《E Is For Ecstasy》三年前出版的時候，正值九零年代初期一陣 Ecstasy 恐慌期。Saunders 和他這本書除了產生比 Leary 式風格的東西更大的影響力之外，它也是一本非常傑出的科學研究報告的總結。研究指出，Ecstasy 並不像小報上所說的是造成傷害的「兇手」，相反地，如果在一些適當的情況下服用它，事實上它是可以提供許多的好處的。

這本書是根據 Saunders 在八十年代末自己用 E 的經驗（非常正面的）作基礎而寫成的。當時他並不是在舞廳裏用他的第一顆 E。他發現當時（和他的一些朋友在一起）他可以藉由 E 撫平他多年以來的沮喪感。他想要了解更多，所以他跑到 The Institute of Drug Dependency 的圖書館，找出了三百份正式的研究報告。（書後的參考書目，現在已經超過了七百條，由 Alexander Shulgin 整理收集）他說打從一開始他就想寫一本書，但是商業的協定使得他到一九九二年才得以開始。在這個時候，正是最需要對主流媒體的錯誤報導提出修正的時候。

「媒體根本沒有看清事實」，Saunders 評論道：「他們（媒體）說服用 E 的人會不明不白的就忽然死掉。而事實上過熱才是死亡的主因；如果你很小心的話就可以避免。假如媒體也同時說了這些話，那麼他們至少可以救回幾條人命。」

雖然書中以負責的方式說明了 E 的潛在危險和對健康的危害，但是小報卻無的放矢，誣稱 Saunders 在為一種「曾經致人於死」的藥作宣傳。他被邀請上 GMTV，和一些哭得很傷心的父母們一同接受訪問。這些父母們認為他們的子女是因為服用 Ecstasy 才想自殺。但是最後事情總算好轉，因為 The Guardian 刊登了一篇較具同情心的報導。

雖然報章的態度轉變，他想在一些主要的連鎖書店賣他的書仍有困難（他的書在澳洲完全被禁）。困難歸困難，《E Is For Ecstasy》這本書一年前還賣掉了第一版的一萬本。而寫《Ecstasy And The Dance Culture》作為續集的理由（它有點像是第一本的重寫／修訂整理版）是：「現在回頭去看，第一本書有點太天真了，」他說。「當我從某處得到一個故事的時候，我以為它可以代表一般的狀況或一般人的反應或什麼的，我並沒有去找更多其他的資料來印證那個故事。現在，我的做法是，如果這故事，是很典型的我可能會用它，如果它不是的話，我就不用。」

這本新書是他又花了兩年時間的研究成果，同時包括了世界各地對 E 的藥性的實驗細節（例如它提到在尼加拉瓜的軍事醫院用 E 來治療那些深受心靈創傷和飽受壓力的退伍軍人的事）。同時在書內也有較多的 Saunders 他自己的研究，例如服用 E 之後畫圖的實驗——結果是，在「服用 E 前和服用 E 之後」，所畫的自畫像的草圖（由他的一些朋友所畫）現在都包含在書中，同時正在愛丁堡展出。「我的結論是，E 雖然不可能讓一個人變成一個大藝術家，但它確實對人有影響，有些人認為是正面的影響，而有些人認為是負面的。它使得人們能夠較自由地表達自己，但是卻喪失了原有的繪畫技巧，而且較缺乏良好的機能控制。」

這本書最大的改變是增加了關於 THE RAVE CULTURE（飄舞文化）的大量篇幅。Saunders 說，以他 57 歲的高齡，他並不是最適合寫這些東西的最佳人

選。這部份的內容是由他的一位朋友 Mary Anna Wright 所作。她是「具有兩個學位的 RAVER」（RAVER WITH TWO DEGREES）WRIGHT 整理出簡明的後 E 舞蹈景觀（POST-E DANCE SCENE），從專放 AMBIENT 音樂的舞廳到免費的 PARTIES 到同性戀舞廳。另外他也加了許多 DJ 的訪問（Bukem、Vibes、Sasha、Carcox）還有舉版舞會的團體（FANTASIA、THE EXODUS CREW），雖然不是特別新鮮的報導，卻非常有資料性尤其是由一些 ravers 提供的，形成對 E 文化最早期的口頭歷史。

事實上，桑德斯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花了很多時間 raving，他說即使在藥物的輔助下，剛開始他還是無法真正地溶入，他記得他的第一次 raver 經驗，「我以為人們會覺得很開放，並且互相充滿愛的感覺，但所觀察到的人們好像全在自己的腦袋中，面對著喇叭音箱跳得完全忘我。在我看來有點讓人同情的感覺。」

但是這種感覺在他第五次去參加 RAVE 時候開始改變。雖然他現在是個老經驗的 raver，他還可以感到哪一點特別。他提到有一次去 HOLLOWAY THE ROCKET，和一個快五十歲的女性朋友一起去，「剛開始時我們兩個都有很高的自覺性（年齡的關係），但是基本上當大家都開始非常 high

的時候，有一大堆年輕的小孩子們過來拍拍我們的背，向我們表示善意，那是滿甜的感覺。」

參加這樣的 party 他變成一個 techno 狂熱份子。「我喜歡跳比較 hardcore 的 techno 舞曲，因為你可以很容易地就迷失在那節奏之中，我不喜歡歌曲中有 breaks 或 tuggie 樂曲中的一大堆 vocals」，桑德斯同時也收集了一些在舞廳裡發現的其他種類藥物。他說他從未經驗過 DMT 這種藥的正確藥效，可能是因為他不抽煙。他也無法領會，而且不記得使用過之後他到底有沒有玩得很高興。而關於這東西，他無法瞭解它到底哪裡吸引人。



下文接第二十版

他持續地大約一個月用一次 E，每次用大約 125 毫克的純粉末而且是免費的，「主要是因為我寫了這本書」（真是寫這本書的好理由，我想。）我沒有發現任何不良的效果但是也並不想用得更多。事實上，他覺得人們一個晚上用掉半打的 E 很可笑。「雖然研究顯示沒有什麼心理的傷害，但如果持續且經常性的一次用 4 或 5 顆 E 終極會對生理造成傷害，我絕對不會對我自己這麼做的。」

Saunders 自己的 rave 經驗算是蠻自制的。例如，他去參加的最後一場 rave -- 在 Norfolk 的一個只有被邀請者才能參加的活動。「它以一場靜坐瞑想揭開序幕，而且還有按摩的服務，它的目的是想提供更多樣的娛樂而非只是要人們完全的 High 風！」很典型的中產階級藥物文化。強調自我的發現和治療的過程。這種事情是和那些勞動階級的周末夜傳統相差十萬八千里的。

在他的這兩本書裏，Saunders 談了許多 E 作為一種有治療效果和激發精神潛能的層面。在某一段落裏他談到一群和尚以宗教的理由使用 E。E 到底是否真的像某些人宣稱的可以引導人們走向「精神的覺醒」？（Spiritual awakening）「只有一小部分。我寫到這樣的事情是因為它是我自己經驗的一部分。有很多人去 rave 只是因為想要好好的瘋一場，結果後來他們的反應你可以解釋為一種精神自覺（spiritual awareness）。享樂主義是沒什麼不好，但這種結果很讓人驚訝！」

他提到有一次他帶了一些禪師（Zen monks）去一個 rave，他們認為那些跳舞的人事實上是在「瞑想」（meditating）。你可以說這只是一個老嬉皮一廂情願的看法。許多在媒體上評論，或代表後 E 世代的意思領袖都是些老 60 年代型（如 Fraser Clarke）或想要更進一步推展 60 年代視野的人（如 Shamen 的 Colin Angv）。也許是因為這些身處媒體中的人了解 60 年代；也許是因為這些投身後 E 文化中的人和媒體有非常不一樣的想法，他們不是無法和媒體溝通就是覺得沒這個必要。

Saunders 自己有個很典型的 60 年代背景。他在 1965 年第一次服用 Acid (LSD)，結果考試被當，就跑去印度旅行。70 年代初期，他編了一本「另類倫敦」（Alternative London），關於 Squatting（一群人住在破公寓裏自組社區），另類政治等等的一本手冊。結果相當成功，後來他厭倦了這些，就賣起食品來。

那麼他會不會擔心他可能是在把 60 年代的梦想強加在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世代？很難說，雖然有許多老嬉皮並不喜歡 E 或 ravers。「但是我們回顧 60 年代，那是一個非常做作（Pretentious）的世代。好像在說：『我們是這個新運動的前鋒，其他的人都是 Shit 因為只有我們懂而其他的人都不懂』但是 ravers 就不會這樣想，是嗎？」

最後，他說，他想採取一種比較實際的作法來看待 E。「它本質上只是一種工具。最明顯的心理治療。我確實認為 E 是一種有用的藥。它讓你神遊到許多世界去。雖然如此，我不認為有許多人真正曉得去利用它，簡單地說使用 E 的人有兩種：一種是像我自己或可能比較成熟一點的人，他們用 E 來增進日常生活。他們看得見在正常狀態下可以使用的東西。另一種人就是因為太喜歡用 E 的感覺，比較之下覺得他們的正常生活很無趣，沒有從 E 當中學習到什麼，只想不斷藉重複使用來達到重複的經驗。我認為這是非常負面消極的用法。」

讓我們假設這本書可以讓我們避免這樣的事情。「我當然希望它能使人們更看清它的可能性和潛力，而不是去說教。我只想要人們了解真實的狀況。」

當《E Is For Ecstasy》賣到絕版之後，Saunders 製作了它的超文本（hypertext）版本放在他自己的網路首頁（Website）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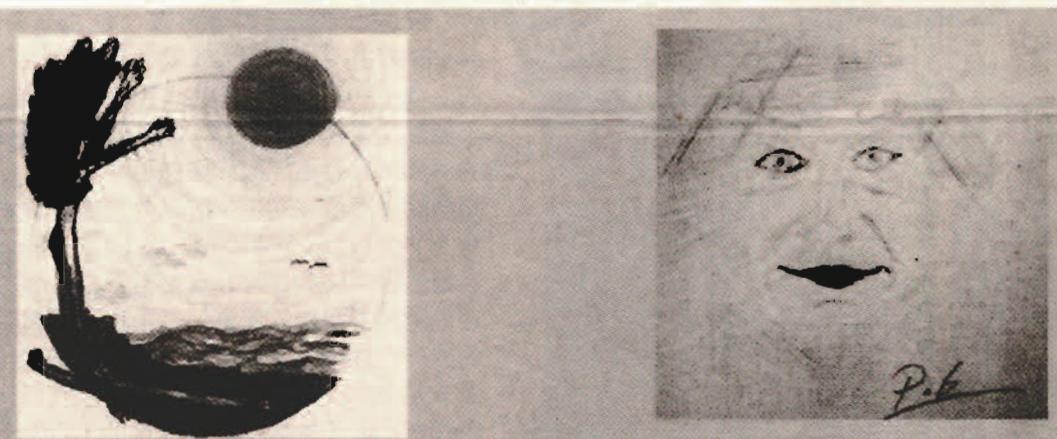
後被數萬人閱讀過。他也開始在網路裡發表他從各處收集的 E 的測試報告。然後在 E 的照片旁註明它的成份。有些人認為雖然 Saunders 這麼做是出於一片善意，但是有可能 E 的製造廠商會一窩蜂地做出假的但被他證實是「好」的 E。

Saunders 是在實驗室（從後門）裡完成他的檢驗。他要求朋友在買 E 的時候多為他買一顆。但到目前為止這種藥的品質，以所含的 MDMA 來說，並不是很好。「我們測出的結果事實上比警方的結果還糟糕，我想可能是當人們弄到一個好的 E 的時候，就捨不得再弄一顆給我；我每次測試到的都是一些爛的。」

即使如此他還是很堅持做下去。檢驗結果目前每個戶都公布在他的網路首頁裡，同時也發表在 Eternity 雜誌裡。他說通常 E 大概每四個月有一批新貨，所以他提供的訊息應該滿有用的。「如果我所做

用 E 去鄉間小路散步的故事。雖然這些都只限於 Saunders 本人的一些朋友或相識的人，但也顯示了這年頭好像什麼人都可能 Sorted（意即搞定了，吃過 E 了）了。就在這段訪談快要接近尾聲時，我們談到一項最近的調查顯示有接近一半的人口（英國）都會試過「非法的藥」。很快地，Saunders 笑著說，那些沒試過的人在統計學上來說就要變成少數民族了。

「最有趣的是政府有多麼無能為力，不只是在這兒，世界上其他的國家也是一樣，無法阻止人們相當公開地用大量的非法藥物。」他說。「你看那些反對 Shell 公司的抗議者，那些反公路抗議者，還有 DIY 文化。人們不再以為自己只是這場遊戲中的棋子，人們覺得自己也可以提供一份心力，而不須要經由所謂的正式的管道。我想我做的也只是這其中的一部分。人們不會擔心到底嗑藥合不合



▲收集在桑德斯新書裡，用 E 之後的畫作。

的檢驗可以更頻繁，那麼大家就可以比較清楚他們所服用的東西到底是什麼。」結果，製造商有可能被迫提升他們產品的品質，雖然舞客們已經開始施加壓力了。「人們愈來愈挑剔了。三年前如果你買到不好的 E 你不敢回去抱怨，但是現在我想很多人會這麼做。」

Saunders 很努力地想讓一般的人們不致於白花那辛苦賺來的銀子。當然，這種類似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的行為和所謂的「精神進化」（spiritual evolution）沒什麼關係。但是他以他這種非常英國的方式，Saunders 已經是在英美兩地進行了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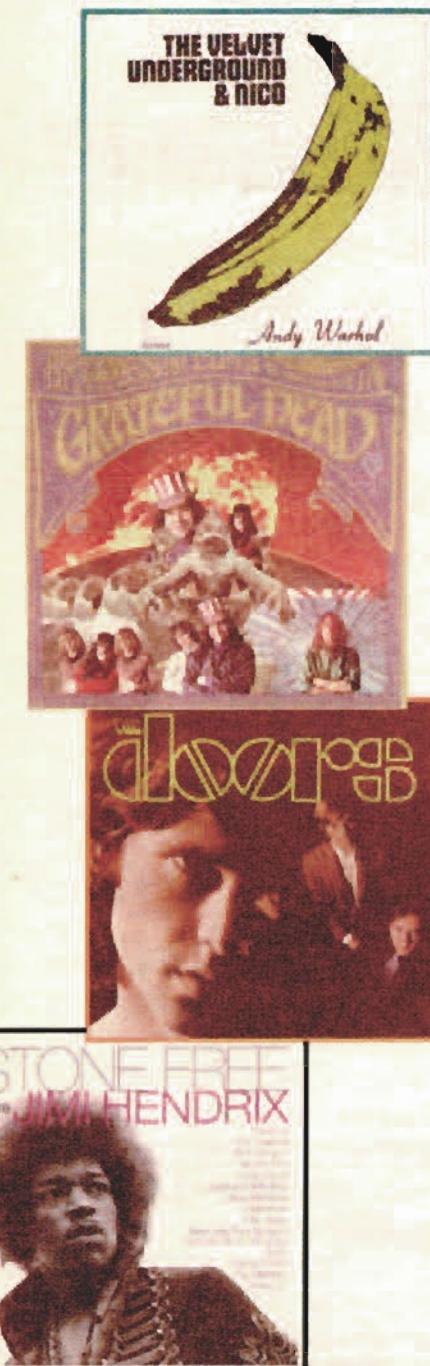
的無聲迷幻革命（psychedelic revolution）的一部份了。不像 60 年代，這不是又吵又誇張的革命，而是著重在研究和收集資料，安靜地製造聯繫。這個運動的主要精神領袖不是一個愛秀的巫師（showman shaman）——像 Timothy Leary，而是一個像 Alexander Shulgin 的科學研究者。

同時這波運動也有可能對主流有較大的影響，它的焦點除了放在 raving，同時也包含了那些 30 幾歲（或更老）學有專精人士在家裡用 E 做實驗或

法。如果他們想嗑即使非法他們還是會去試。我想政府遲早得想辦法趕上這個國家的人民真正在做的事。」

* Ecstasy And The Dance Culture 是由 Nicholas Saunders 自己出版，定價 9.95 英磅。他的全球網際網路地址是：

<http://WWW.cityscape.co.uk/users/bt22>



反反毒專題結語

文／黃孫權

自由的白兔

■ 青年文化與藥物

歐美六零年代在狂飆的改革社會之世代夢想之後，留下肥腫的身軀和政治掌權。第一代嬰兒潮的老人們總是嫌孩子們作的不夠多、不環保、不運動、不搞顛覆，九零年代的孩子也總是回嘴唸著老人們老想他們去作些什麼，問題是：還有什麼好作的呢？六零年代遺留下來的毒品文化經過世代遺忘重新被九零年代的孩子們發明，早期的嬉皮變成今天的逆皮（Zippi），早期的改革夢想變成今天電子舞曲中的烏托邦，90年代的孩子們不再反抗社會，他們已經富裕地可以建立自己的世界了，他們認為冥想比反抗更有效，因為這不是一個世界的尊權，而是兩個世界的疏離。

而這樣的世代有個名字卻發生的很晚，在80年代成長的孩子起初還抱怨沒有個響亮的名字，但不久《時代雜誌》在1990的夏天就發明了「二十世紀」（twentysomething generation）這個名字，於是從塔克法案到柯林頓的選舉，無不盡力掌握新世代的市場，那年夏天，美國有線頻道一下子多了二十幾個有關十幾歲孩子的節目，民主黨使盡全力想要青年們支持雷根和布西。一位名作家 Atlantic 那時便預測現今十六歲的孩子們將是新一代，他們狂戀身體快感然而精神空虛，是「嘉年華文化」（carnival culture）的一代，隨後這個名字在MTV頻道上引發了辯論，MTV音樂頻道聲稱現在是MTV世代，同時，Douglas Coup-

land一部著名小說《X世代》和Richard Linklater發明的「膠卷懶鬼」（Film Slackers）也提出了不同的世代稱謂，不知如何，在1991年，X世代變成了青年文化的主要理論用詞，90年代的青年也名正言順的成了X世代。

在台灣，不知是福是禍，毫無美學的老傢伙並沒有替我們取名字。然而正如美國六零年代青年們對於社會改造的政治成就，在學生們群聚中正廟將老國代屁股趕出政治廟堂之時，學生也因政治而成名了，「學運世代」模模糊糊地成了個名字，雖然這個名字完全沒有理論意涵，頂多是個同志之間或是外人的暱稱。

然而，六零年代西方世代文化遺留下來的不僅是婦運、學運、政運、反種族歧視、反性別歧視的深刻反省，還有令人著迷的音樂、藝術、生活傾向和毒品經驗，這些文化深刻地住在歐美青年的身體裡，住在他們世代的身體裡，住在他們的社會中，隨時等著突變、轉換、換血和更名。「學運世代」的文化呢？在些微的政治成就後，我們依然循著老一輩遺留下來的規矩，儘管那時創發的文化深深影響著學運世代和後學運世代，然我們並沒有留下著名的文化特質，得以更換新貌，而是任由一波波政黨政治動員投奔在山頭，為老傢伙們衝鋒陷陣，作青年軍、作種子隊，從救國團變成宣傳團，我們極力的在山頭政治權力偷渡欲望，使的選舉活動美學化、文化化，使得競選場景另類化，然而聲音卻逐漸薄弱，我們的力量來自接收權杖的世代位置，而不是對反文化的威力，於是我們接收了X世代的名字，隨後是Y世代，接收了所有前衛的讚譽，放棄了我們以前對抗集體性壓迫的勇氣，「個人即政治」應用在消費領域比政治領域流行。

其實，正因為身體是歷史權力鬥爭的最終場域，「個人即政治」是反反毒人士標舉的大纛。毒品對於六零年代的身體實踐正如高呼理論的結構主義與新馬大師一般，前者提供真實的逃逸經驗，後者提供勇氣。毒品不是青年次文化形成的要件，而是青年次文化本身實踐的進途。

台灣的青年相反的則是「政治即個人的」，所言所論，所行所活，志在攻進政黨機器與政治制度山頭，政治吸納了所有反抗的動能，相較的其他領域就交了白卷。所以台北市政府辦舞臺大家不亦樂乎，反毒變成一種宣傳的保健道德課，舞廳檢逮捕了百名年輕外勞，篩檢青年尿液無人辯駁，是沒有另類經驗的啓發？沒有叛離的勇氣？還是缺乏一種逃離集體性制約的仙藥？

■ 科學與非性快感

自然的生物毒品，都有上千年的歷史，南美的古柯鹼、印地安的魔菇、印度的大麻、東南亞的罂粟存在於宗教和嘉年華的儀式之中，同時是神明祈禱的牲禮和嘉年華裡的催化劑，宗教的規約和嘉年華的逃逸平衡了生活，兩者不可或缺的支撐著社會的發展，性、生活、工作、休閒同時獲得滿足。化學的毒品則相較於宗教的反面，是驅趕惡魔、治療人體的工具，其現代化的形式就是心理治療和精神分析，是人類對於自身的另類救贖。鴉片、海洛因、安非他命、LSD、百憂解、酒精、這些產品在流行之前都獲得醫學上的肯定，之後因為不同的道德而有殊異的命運。儘管

不少用藥經驗裡都證實了毒品對於性快感的幫助，LSD和安非他命、E更是個中翹楚，然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人類性器之外的快感，這種非性快感曾在六零年代美國舊金山成堆SM俱樂部實踐過。科學的發展相應著生命的歷史提出不同策略，當八零年代E被發明之後，所謂的設計師的藥（designer drugs）出現，這種藥不依任何醫學用途而自我存在、純為娛樂設計的藥，科學愈是接近消費，就愈能完成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的偉大夢想。

■ 土洋文化

在西方毒品論述裡，我們可以清楚的發現毒品與藝術文化、次文化的關係，社會認知毒品同時是菁英們偉大藝術品的靈感來源和流氓少數民族墮落的原因。有些毒品更漂白為學院俱樂部的專屬文化。在本土，毒品直接等於流氓、放牛班學生、罪犯和邊緣人物。西方的毒品論述發展了完整的毒品進化史，本土則在幽閉社會中以強力膠、速賜康、感冒糖漿、海洛因度過，最進步的算是安非他命了。放洋的孩子們帶回一些有著文化品味的毒品諸如LSD、大麻、E，在用毒的同時詭異了自己優越的身份，其親朋好友也頗以洋毒為開化象徵，音樂界、搞電影的、藝術界莫不爭相流行。於是，高等毒品在放洋的、學院、藝文界流行，而將罪名歸給用劣等毒品的邊緣份子。抽大麻、用LSD是酷的，而強力膠、速賜康是遜的，殖民的效果無所不在，而這無關科學進步與否。

■ 偉大的死人

現今有關毒品與青年文化的研究報告多如牛毛，許多研究嘗試在兩者找到連結性，找到那個世代勇氣的根源，有人說：人餓了會吃飯，病了會用藥，所以該反省的不是用藥者，而是社會；有人說：毒品提供經驗使得人們有勇氣和可能從現實環境逃離，造就了對反文化的活力；有人說：曾經進入天堂的人，就不會思念地獄。不管如何，我們其實無須從衆多的研究報告找出毒品與青年文化的關連，從現存的人名、作品、和各式文本裡我們一目了然，死於用藥過度的Jim Morrison、Jimi Hendrix、Janis Joplin、Elvis Presley、Hillel Slovak（Red Hot Chili Pepper的團員）、Jonny Thunders（New York Doll的團員）、Sid Vicious（性手槍的團員），音樂至今仍圍繞耳際，遑論圈內許多安全用藥人士，與音樂有關的歌詞更是不勝枚舉，與台灣最近的例子就是黑名單工作室新專輯搖籃曲中的（Something Wonderful）、DOOS的（Light My Fire）和The Velvet Underground的（海洛因）（Heroin）更是經點大作。一本名為（白色兔子）（White Rabbit, 1995: Chronicle books）收錄了西方藝文巨匠們談論、或是曾經書寫有關用藥經驗的話語，包括了40年代美國爵士樂手Miles Davis、作家王爾德、十九世紀知名的文藝家Thomas De Quincey、小說家Philip K. Dick、佛洛依德、（美麗新世界）的作者霍夫曼、LSD教父Timothy Leary、畫家高更、畢卡索等人。

世紀初的孩子們用鴉片、二零年代的孩子用古柯鹼、六零年代的孩子們用大麻和LSD，九零年代的孩子們E，未來可能有索瑪、有moksha，毒品是青年文化的前衛脫逃術、心靈養生法，是對抗集體性的工具和寶箱，只要成人們怯弱的習性依舊。向這些偉大的死人致意吧，還有那個相同名字的樂團—The Greatful Dead。希望我們最終不是與病態社會抗爭的實驗白兔，而是富裕自由來去的白兔。



酷兒、出櫃、直向同志心

周華山談二岸三地同志運動

採訪整理／李安妮

POTS：您在台灣接觸了一些同志團體，也與她／他們就運動的觀念、經驗等層面做交流，能否談談您對台灣同志運動的觀察和看法，以及和香港同志運動的比較。

周華山：關於這個問題，我不敢多談，因為我到台灣的時間太短，接觸的人不多——她們大都是領導人物，而且也都很年輕——所以我對台灣同志運動的了解並不夠深入。

POTS：不過，還是可以粗淺地聊一下吧！

周：關我有兩個小小的感覺。第一點是，在台灣，感覺上，同志運動和女性主義以及學術圈的關係好像比較相近，這和香港很不一樣，在香港，這兩者基本上是蠻分離的。

女性主義和同志運動，都是關於性、身體、性別的政治運動，這兩者的結合對彼此都有很大的幫助。不過，我在《婦女新知》上看到一些婦運陣營中關於異性戀與同性戀之間的對話，談到兩者間相處及運動倫理等問題，但是，感覺上大家還是很難逃脫本質主義的思考，而無法很順利地討論。在這些對話中，我感覺到很多非同性戀的參與者，有很多罪惡感的情結或焦慮。以前我也遇過那種情結，所以我很容易感受到。

我對台灣同志、同志運動的另一個粗略感覺是，似乎有一些中產化的傾向，不過，這可能是因為我到的地方不夠多，所以只能看到一些在 Gay Bar 或高消費場所的同志，其他像無產階級的同志、或者會到新公園走動的同志就比較看不到。這是比較可惜的。

POTS：在香港，你會接觸到比較多的無產階級的同志嗎？在運動的組織策略上，會不會特別針對他們做設計？

周：其實也很少，因為香港的同志圈本身也是很中產階級化的。不過，這是很不可避發。因為無產階級的同志本身就有很多的限制，比較難站出來。

在香港，我也遇過一些比較願意站出來的無產階級的同志，但有時候我會覺得很難過，因為他們所談的，完全是中產階級的那套東西，好像被「收編」了——這是在台灣學到的第一個詞——的感覺。

今年二月底，香港土生土長的、在香港大學社會系當講師的、寫過《同志論》、《假如上帝是女孩子》、《「衣櫃」性史》的、受過女性主義洗禮的、熱心同志運動的、幽默的、俏皮的、嚴肅的、活潑的、喜歡帥帥的T的、可以讓小手被女朋友牽著的、喜歡穿花衣服的、愛開玩笑的、老是舉例的、嬌媚的、扭腰的、英武的、舉起拳頭的、會瞪人的、會拋媚眼的、輕聲細語的、大聲叫喊的、會哭會笑的、愛表演的——

周華山，來到了台灣。和何春葵對談差異的認同政治，並引起同志圈的一陣旋風。

十天的日子，相聚那麼短，懷念卻很長。

聽聽越洋電話中的他，對台灣之行有怎樣的感受……



其實，不同階級的人有自己的問題要處理、面對。而且，我覺得，如果要讓無產階級的同志形成自己的組織，發出自己的聲音，應該不是由中產階級的同志團體來告訴她們怎麼做，而是由她們自己裡面比較有意識的人出來做才對，不過，這是個很長遠的目標。

許多同志會認為說，同志都應該站出來，才叫做解放。對我來說，這是有問題的。Come out，要注意的，第一是文化上的差異，第二，是階級的問題。叫一個中產階級的大學生 Come out 和叫一個五十歲已經結婚有孩子的人是很不一樣的。而且對許多無產階級的同志，要 Come out 的時候可能比較會面臨到工作權的問題。

有時候，無產階級的同志不認為同志是他最主要的身份，或不認同現有的同志運動，是可以被理解的，因為，對他們而言，最重要的，可能是來自階級的壓迫，當她們每天要很辛苦的工作，回家只想倒頭就睡的時候，怎麼會有其他的精力參加所謂的同志運動。

POTS：不過，即使是中產階級，同志目前所面對的生活壓力或在運動上的思考，其實還是有很多挑戰，能不能多聊聊這方面的問題？

周：我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對運動有什麼建議。

香港和台灣的同志運動都是這五、六年才開始發展的，所以，由比較有資源的中產階級開始做是很正常的。因為中產階級的同志，可能有自己的房子，也有較強的文化優勢，他們比較有能力跳出沈重的傳統的家庭人際關係網絡，也比較不需要顧慮到其他人的想法。

其實，中產並不是罪，而是一股強大的力量，只是我會希望在中產階級同志發聲的同時，我們也能看到比較多其他階級的同志的狀況。對我來說，同志並不是一體的，裡面有許多文化、種族、階級、性別上的差異，所以，光是「看見同性戀」是不夠的，還必須要看到更多不同的同志的面貌，以及不同的同志在生活中所受的不同壓迫。

譬如，對於許多中年同志而言，或許現在許多座談會、同志運動的場合對她們而言根本就無法進入，或不能接受。我覺得對她們而言，或許一個更像家庭的、比較具有像親人般溫馨氣氛的聚會，會讓她們覺得更舒服、更有歸屬感。在台灣，有一個同志團體告訴我說，她們正在嘗試往建立另類同志家庭的方向走，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作法。

POTS：九四年之後，「酷兒理論」在台灣被廣為接受，各種西方同志理論也逐漸被提及或使用，對於這個現象，有人說是「策略性的挪用」，也有人批評是「理論的橫向移植」。在您的論著和演說中，好像也對借用西方理論有所疑慮。對於「建立本土的同志理論」的說法，您的看法如何？

周：引用西方的理論作法其實並沒什麼不好，只是我們必須更小心地使用。因為一些西方的理論，在東方社會未必適用。

建立本土的同志理論，我認為是很重要的事，也一直嘗試在做，不過這是一件很難的事，因為光是語言的選擇和運用上就很困難。有時候，我會覺得自己寫了那麼多本書，好像也只不過是在翻譯外國的理論而已。不只是寫書的問題，還有在運動的方式、議題、策略的選擇上都是一樣的... 這需要長時間的經營和努力。

POTS：這幾年，關於身體、情慾解放的觀念在台灣頗受爭議，許多人也很有興趣知道相關的理論工作者、運動者的自身實踐經驗。相對而言，您在公開場合中，對自己的情慾經驗、接觸女性主義、同志理論過程的心路歷程都有較清楚的說明，對於性別角色的「顛覆性表演」也很精彩。這是性格使然，還是您的演說策略？

周：這跟我的個性很大有關係。其實，我是個很坦率的人，常常和別人認識不久，就會說很多自己的事。

女性主義對我也有很大的影響，這幾年來，不論是說話、走路的方式、與人交往的方式等等，我都有很大的轉變，也比較願意去談自己的事。

而且，我覺得自己作為一個寫書的人，其實是站在一個傳統上比較前衛的、有利的發聲位置，因此，我應該用身體去說出我自己的矛盾和反省。另外，我也很關心，怎麼樣在我說話的過程把我自己「非主體化」、反過來去顛覆自己，而我也愈來愈享受自己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來說話。

POTS：公開談私人的經驗與內心掙扎的感受是怎麼樣的心情？會帶給你困擾嗎？

周：其實，並不是每個場合我都能夠這樣輕鬆地談話，特別是現在已經有人覺得覺得我太過「女性化」、「同志化」了，

學校裡有些同事也會覺得我談的東西好像不夠學術，或者用比較奇怪的眼光來看我。所以，有時候，我也必須要用比較... 「正常」的方式來說話。

最早的時候，公開談自己的經驗是有些不舒服的，因為許多同志都說我是同性戀者但不願 COME OUT，異性戀者也認為我說這些事是因為我是同性戀者，後來我跟同志說了比較多我自己的事情之後，很多同志又覺得 -- 「好啦！你不是同性戀者，是異性戀者」，又說「你是利用我們來出書啊！」..... 現在，我對自我的感覺比較清楚了，也比較有自信，覺得身旁有一些好朋友比較重要，其他人的反應，一般來說，不會對自己有很大的影響。

POTS：談到不夠學術，像你這樣會不會讓你在學術圈的發展有一些比較負面的影響？

周：有啊！其實... 我在香港大學的教書工作到今年六月就沒有了... 其實，我去年曾經去申請到中文大學教書，但是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後來聽到一些從高層傳出來的消息，好像學校方面覺得我寫的東西都很奇怪，而且關於性別、同志方面的課題也比較不被認為是傳統社會學研究的範圍。

另外，這幾年雖然我花了許多時間寫了許多關於性、身體方面的書，但是，這些書並不被認為是學術上的研究成果，因為香港的學術體制並沒有將中文書計算在學術論著之內。

不過，我一直覺得很開心的是，我的讀者對象是讀中文書的。

POTS：你的書在香港和在台北一樣受歡迎嗎？

周：在香港... 幾乎沒有... 人跟我提過我的書... 這幾年來總共大概只賣出五、六百本吧！而且，很多是學生拿來當作寫作業的參考書用的。讀者很少是同志。

在香港的狀況，我是很失望的。其實我寫書的對象，不只是異性戀的朋友，也希望同志自己看，但是，在香港幾乎沒有反應可言... 連一篇書評都沒有。後來漸漸習慣了，我也不太在意，覺得身旁有些支持的朋友，就夠了。

POTS：未來有沒有什麼計畫？

周：暫時沒有。其實，我到北京之後... 我還是要聊聊北京，因為北京對我來說衝擊是非常大的。

大陸的同志處在一個非常封閉的環境，大部份的學者，還是在說：同性戀是因為童年的受傷害、家庭的問題等等，因為同性戀者唯一能接收到就是這些的資訊，所以很多同志自己會說：「這



是病態、不正常」。當時，我感到很難受 - - 連同志都如此 - - 心都冷了。

因為我在北京比較活躍，做了許多公開演講，後來北京當局就比較注意我，我的很多朋友電話都被竊聽，有一、二個朋友強行給公安局拉走。這讓我變得非常非常緊張... 當時，在感情上我也有很多麻煩，所以，心情特別激動。

這幾年我可以說衝得很厲害，大部份的精力都放在寫書和參與香港的同志運動上。在北京的很多事情，好像是一個引發點吧！ - - 很根本的問題都帶出來了，就是我為什麼還要關心同志的問題呢？... 反正說那麼多也沒有用... 聊了兩個小時，你還是說，你們香港人、老外，是不會瞭解我們國內的問題啦... 真的是很沮喪的感覺！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還要關心這些事情？

我在想是不是這幾年我花太多時間在同志的上面了，其實，民族、文化、階級等問題，我都是關心的。

去年在香港還是有同志說我是利用同志來出書，我聽到以後，就想：好啦！那我以後不再寫同志的事了！... 當然，當時是一種很意氣的反應，不過，在北京的期間，我真的覺得要開始想我自己長遠方向的問題。

從北京回來的這幾個月，我慢慢比較清楚自己的狀況，明白生活其實不需要很多很大的目標，不需要演講，可以從很卑微、很簡單的生活過程中去享受，看一些很多年都沒看的小說，做一些很平常的事，跟女朋友、母親聊天... 這種日子其實很舒服。

目前，我沒有什麼寫作的計畫，唯一的出版計畫是，一本關於北京的同志自己的書，大概五月會出版吧！我覺得就長遠來說，這是本很有意義的書，因為她們真的是在很大的壓力下來做這些事的。

POTS：什麼時候再來台灣？

周：今年六月，台灣有兩個研討會邀請我，所以我還是會來，希望到時候能以很輕鬆的心情多看看。



▲性別越界！變男變女我變變變

顛
覆



認同政治

周華山 vs. 何春蕤



女書店，
台北三月早春，
一場同志運動與情慾政治的兩岸對談

整理／李安妮
攝影／丘德真

周華山：談到身份認同政治，我想先從自己的經驗談起。在我接觸同志理論、運動的過程中，常會面臨自己的身份認同的問題，譬如，我是個男人、異性戀者，但我卻關心女性主義、同志運動，我如何處理我自己的身份？因此，我會提出「直同志」這個概念，希望能動搖同性戀與異性戀一定是對立的這個概念。

在我接觸女性主義、同志運動時，我從未想過自己是在幫助女性或是同性戀。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問題：性別、文化、種族、階級上、家庭上的，沒有人有資格去幫助別人解決他的問題。最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我不想用這個字——所謂異性戀的男人，我發現最重要是要幫自己解決問題，當然，我也希望，我改變自己的過程會使別人受惠，因為異性戀的自我改變，也會使得同志改變自己的生活。

我覺得自己以前是一個非常傳統的男人，不哭、不流淚、不女性化，而女性主義而在許多方面：穿衣服、走路的方法，與女朋友握手的方式等等，都改變了我……其實，像個女孩子是很舒服的。

何春蕤：周華山是用個人表白型的方式，來談認同政治為什麼會成為今天討論的題目。我想用另一個角度來講。

認同政治在台灣成為話題的焦點，應該是從一九九四年《島嶼邊緣》的〈女人國、家認同〉專題開始。在那個專題中，出現了一些關於認同政治的很重要的論述，同時，也呈現了女人多樣的認同，討論了各種女人出軌和出櫃聯結的可能性，並且因此創造了一個字：「儕（軌）」（出軌、儕的狀態）。

近年來有愈來愈多的弱勢主體、認同身份的出現，從原住民到同性戀者到各式各樣的花痴、濫交者、不婚懷孕者等，而當各式各樣的生活實踐，開始有一些認定性、而且是肯定自我的說法出

現之後，就開始有人擔心，這樣的說法會不會分裂運動？會不會使得運動因為主體無法被凝聚起來，而減弱了力量？或者，主體在哪裡？什麼樣的人才是這個運動的主體？這使得認同政治變成一個很需要討論的話題。

周：妳剛才講得比較多是從差異的角度來談，舉女人的例子來說，我們不可能簡單地定義什麼是女人，因為各個女人有不同的文化、種族、性取向、階級、生活的經歷，不可一概而論。不過，我還是想從身體政治的角度來談。

其實，過去那麼多年來，我從來沒有說過自己是個女性主義者，其中一個理由非常簡單：我從沒有在晚上三點鐘回家的時候，有害怕給人強姦的恐懼感。如果說，連走路的空間，男女都佔有那麼

不同的位置的話，我覺得，對於作為一個傳統既得利益的男人——特別做一個中產階級異性戀男人來說，我去說自己是個女性主義者是太簡單、太容易、太輕鬆的一件事，而且還很可能讓我增加更多有利的優勢。

一個男人不是不能說自己是進步男人，而是看你怎麼說？在什麼樣的社會、文化脈絡中說？寫一篇學術論文去界定什麼是新好男人是一種方法，用生命、身體來講你的感受，是完全另外一個方法。另外，說的對象也很重要。如果你是對女性主義者說「我是一個新好男人」，我覺得不應該，但如果是對一個傳統男人說那就很不一樣了，因為傳統男人可能會很不舒服，會覺得你很骯髒，這時候，你就不能再維持作為一個傳統男人的利益了。

下文接第二十五版

▼ S/M 情慾也應爭取正常化的空間。



異性戀男人當然要思考自己的身體，要 Come out，但更重要的，不是說你很進步，是「直同志」，而是要說你怎樣不 Homophobia？怎麼樣處理傳統男人競爭性地、不講感受的關係？怎麼和女孩子在相處時離開傳統男尊女卑的結構？

何：如果說，周華山以上所談的，是在關心認同政治已經浮現的各種身份認同之間的張力，甚至是彼此對立、有壓迫關係的話，那我覺得我比較關心的是，已經要浮現而尚未浮現、甚至還沒有辦法得到正當性的另外一些身份位置。

現在我們已經認識到了同性戀這個認同身份的存在，也看到了具體的人來就這個位，來說「這就是我的身份認同」，然而，我們也同時看到另外還有許多人，她們在所謂的男人或女人或同性戀或異性戀上，並沒有找到她們的身份認同。她們可能比較關心的是——我，是個喜歡和周圍所有的人打情罵俏的人，或者，我喜歡展示我的身體，我對跟我年齡差距很大的人特別有興趣，像這類型的人，她們的認同，其實不在於已經被塑立起來的幾個主要的位置，相反地，很可能她們想要就的位還沒有出現。

在這幾年當中，這樣子類型的人的空間，愈來愈小，比方說，我們比較明確看到的是，在台灣的政治領域中，統獨變成兩個你必須要就的位，你根本不能在統與獨之外，找到空間。

身份認同政治在這幾年有一個趨勢，就是你要沒有差異，要把一些不一樣的、想要冒出來的新東西消滅掉。我們發現，主流所要求的是單一性的標準。有很多時候，我們對身份認同所有的焦慮，就來自於這樣一個標準單一化的趨勢。

我們在看認同政治時，不單單要看那些已經建立起來的範疇，哪些人應該就哪個位，或者範疇與範疇間應該有什麼樣張力。真正要顛覆認同政治，不只是要擾擾已有的範疇之間的關係，還要再創造而且支援已經浮現的另外一些可能的作法。因此，我們希望有更多不同的性別實踐、身份認同跑出來。

比方說，在台北，目前出現了許多在外觀上面擾擾身份認同的人，包括像洪凌、Andy Chan、紅頂藝人等。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在認定某個人的身份認同時，是用外觀來判定，我們看他穿什麼衣服，怎麼講話，做什麼樣的行業、



▲香港的菲傭是性別與種族的雙重弱勢。

(圖片來源／美聯社)



▲男人也要解放被陽剛氣質束縛的身體。

怎麼珍惜自己的身體等，當我們發現無法用既有的性別、同性戀等身份套用在她們身上時，那個傾向於將每個人放進一個洞的認同政治的趨勢，就會引起一些波動。

對於身份認同，我們常犯的一個錯誤是，那個認同好像變成一個——其實不是標籤，而有點像刺青，刺進你的身上，除非要用高度的化學藥水、甚至是植皮手術才能夠消掉，而且即使是消掉，恐怕都還要留下一些痕跡。

我覺得，身份認同，一旦變成是化的、本質化的、固定化的作法時，就會有它的危險性出現，因為把身份認同固定到某個人身上，而壓抑其他所有的身份認同，這與主流的身份認同邏輯是相似的。我們只不過是從一個身份跑到另一個身份，但還是一樣在一個身體裡面被鎖起來，被捆在牢籠裡面。

周：在香港，約有十五萬的菲律賓女傭，在許多中產階級的家庭裡工作。這些女傭的很可能是個大學生，她們每個星期只休假一天，可能只能睡廚房。但香港人卻認為她們是骯髒、沒品味、沒文化的。

如果一個香港中產階級的主婦，跟她的菲傭說：「我們都是受壓迫的，我們要『姊姊妹妹站出來』，反抗異性戀霸權」，我相信這個菲律賓女人很可能會跟他的女主人說：「幹你的！」她們會說，「壓迫我的不單是男人，也是你啊！我們怎可能是姊妹呢？」

也許香港有一些中產女人真的覺得女人都應該以女人的身份站出來，但是，許多香港女人在街頭上看見一個菲律賓女人，我覺得她們根本看不見她的性別，而只看見她的膚色，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我們每個人都有許多不同的身份，對不同的人來說，不同的身份，佔有不同的位置，性別的身份，對比較中產、在文化上佔有優勢的女性來說，可能是

▼成為消費的扮裝：是性別僭越，還是同性戀恐懼症？

(圖片提供／紅頂藝人)



壓迫最嚴重的，但對很多在種族上受到壓迫的女人來說，卻不一定如此。

很多同志圈裡的同志，也會用很多異性戀中心的概念，去壓迫其他非同性戀者的同志，如：人妖、雙性戀、變性、皇后同志（Jack Queen）等。

問題是，在香港，如果你是個皇后同志，你根本沒有 Come out 的空間，你說要帶個女人的胸罩在身邊，許多同志只會覺得你變態，誰會覺得你是要顛覆異性戀霸權？誰會用女性主義的角度，來說一個男人為什麼不能穿裙子、走路婀娜多姿？你只能跟人家說自己是一個同性戀者，雖然這未必是你最主要的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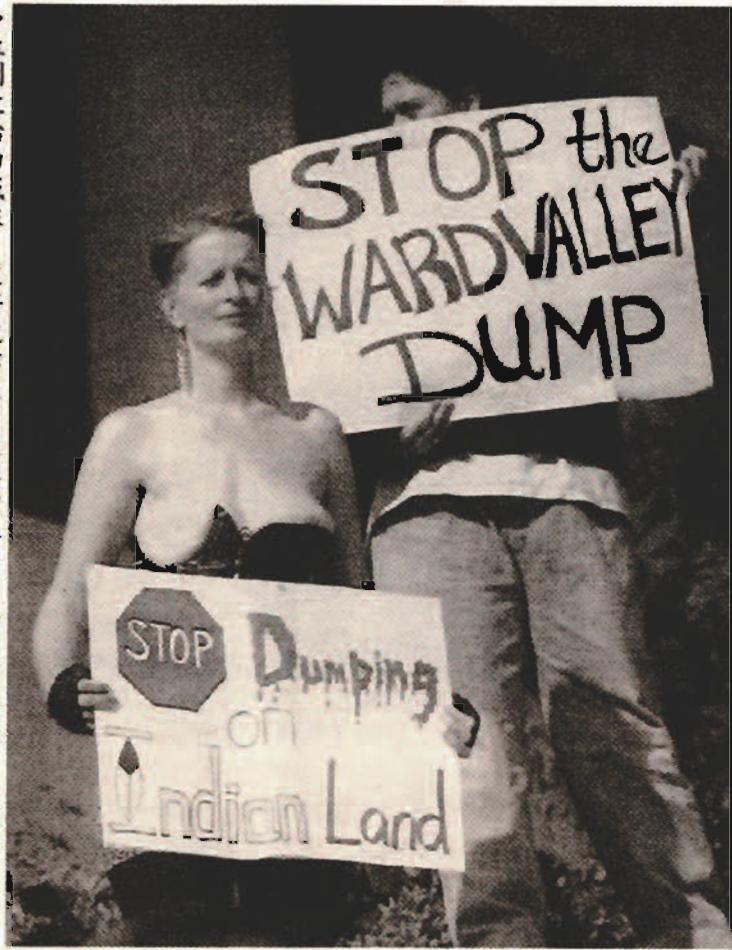
Come out 並非一勞永逸的一件事。在香港，我有個雙性戀女性朋友，她常強調 Come out 是不停地反抗、反抗再反抗，對自己性的意識、性的身份、性的身體的不停的思考，而且在許多不同場合的 Come out 有不同的意義。比如說，如果是一群女同志對她說，「我們是女同性戀」，她會強調差異，說，「我不個女同性戀者」，但在另一些以男同志為主的場合，若有女同志說「我們女同性戀」，她就不會說什麼話，因為香港的同志圈是非常男性中心的，在這個場合，她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強調「女性的可見度」。

何：周華山講的「認同不是一勞永逸的事」，指的是不斷地反抗、逃逸，不斷地穿越現有的疆界。這種作法，其實不單單是為了反抗而反抗，因為身份認同的不確定性，是我們人生的必然。

在這裡我們需要丟掉「認同是一種實證」的成見，比方說：你抽煙所以是吸煙族，因為你有胸部所以是女人，因為你是男人但是你喜歡男人所以你是同性戀，好像這些身份是眼睛可以看得到，可以被檢驗、被認定的。其實，身份認同並不是那樣地直觀、或主觀、或理性、或者有意識的事。

人其實對於自己生命、生活當中的事「所知甚少」，因為人絕大多數的心理狀態很少會浮現到我們的意識狀態。當我們「實證地」在談身份認同政治時，往往侷限於只處理有意識、可觀察的、客觀的行為、實踐，而沒有考慮到在我們心理層面中被壓抑的絕大部份的無意識的東西。

下文接第二十六版



上文接第二十五版

另外，我們的心理層面也存在著許多複雜的狀態，比方說，當我說我是個喜歡口交的人，並不表示這是我唯一做的事，或者我對口交一點心理的矛盾、衝突都沒有，因為可能我還有一些在廣大冰山的一角的經驗、感受與狂想，而這樣的狂想在現實生活中一直都沒有實現的機會。

現階段，各式各樣弱勢社會運動的出現，所開放出來的言論、論述、思想、幻想的空間，其實給了我們一些機會，去構築各式各樣的很暫時的、很偶然的身份認同，也就是所謂「虛構的身份認同」。

「虛構的身份認同」並不是將無說成有的「虛假的身份認同」，而是在某個階段上，一個可能很暫時、可以被修改、在偶然的機會下出現的身份認同，在這樣一個流動性的狀態之下，身份認同可以有比較正面性的作用，能夠讓我們生活各層面的有意識與無意識的東西，都有比較自在的環境可以出現，而不會形成太多的壓抑和壓迫的關係。

我覺得剛才周華山講的非常值得大家思考，很多時候，即使是邊緣的身份認同也有可能形成壓迫的身份認同，當邊緣的身份認同以一種「自義」——自以為很崇高、很有道德上的光環——的狀態出現，而成為另一種壓迫的力量的時候，可能是我們需要對於身份認同政治好好地加以警覺的時刻了。

但是，我也要強調，有時候邊緣的身份認同的某一種「自義」是必要的，因為，正是他以前從來沒有自己稱「義」的機會，他才是邊緣、被壓迫的。

周：剛才談的口交，是個多元性實踐的非常好的例子。對於性身份，我們常是用很狹窄的角度去看，是那個你發生關係的人的性別是否和你一樣來區分的，這其實是異性戀中心的副產品。如果純粹從性別的角度來說，還有許多其他性實踐的方式可以區分人的，譬如，不喜歡

陽具穿入陰道的女人，為什麼不可能有一個特殊的身分？另外，根本的問題在於，為什麼我們區分某個人的身份，要從性別來著手？如果我喜歡吃牛肉，為什麼不能說我是「牛肉人」呢？

我們都強調身份是多元流動的，不過同時，我也想說，所謂的「本質主義」，一個很固定、穩定的一個身份，是「政治的必需品」，特別是從運動的層面來說。在特定的時間、階段下，聯結在一起的「結盟政治」是重要的，雖然我們有許多差異，這些差異必須被處理，但有時，我們需要強調某些共同的身份。

何：或許，我對「本質主義」還是有一點保留吧，我覺得，其實剛剛周華山講的「本質主義之必要」，可以不需要用「本質主義」這四個字。

當我們在說「顛覆」身份認同政治時，「顛覆」並非否認、放棄，也不是逃脫，而是常常形成、時時質疑。

所謂的「虛構的身份認同」，就是這個意思，你常常形成各式各樣的不同的身份，而時時質疑你被扣上去的、或自己選擇的身份。

當抗爭的場合出現，你要就某個位，進行某種抗爭時，即使是最抗爭情緒激烈的那個當兒，你都還會記得這個身份是個虛構的認同，都還能夠為自己的身份認同保留運作的空間，可以容許新的念頭出現，而且當這個新的念頭出現時，可進可退，可攻可守。

在美國，所謂的「變性者」，經常會在每年的女性主義遊行中被排擠。在這裡，我們看到認同政治的另一些令人覺得不安的發展。於是，好像無論如何，都是還有一種本質主義的東西在作祟。在一個運動還處於很弱勢的狀態時，如果一個男人、變性者、易裝者進入女性主義的陣營時，我們會不由自主地有一種不安的狀態出現，當然這有可能來自於這些加入者，可能本身在外觀上、或意念上是認同女性的，可是在表現、說話或人際互動上，還維持著原來的某種傳統。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一方面，這些人的認同其實是有點流離失所的——他不要做男人了，可是他在女人中找不到位置，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認同並不是說一句「我認同」就算了的直觀的事，而必須用生活中的各種實踐來鞏固認同的誠意。怎樣表達你的認同、贏得你認同的那個團體的接納，是需要學習的，不論是對接納的那個團體，或想要進入的那個團體來說，雙方都要重新思考怎樣去互動。

在談到「串連政治」或「結盟政治」時，運動者要有更寬廣的眼界，絕對不能像目前的一

些人一樣，完全是個封閉的圈子，而在斷定裡面的成員時，還是由一個很基本的生理本質，或是某種出櫃的狀態來決定。

對於受壓迫關係的思考，不能夠使用如「父權」、「異性戀中心」等過於簡單的對於社會結構的分析，當我們太過簡單地思考剝削關係時，我們有可能在抗爭的立場上會排擠掉某些可能可以聯結的同志，甚至有可能在運動的場域上形成一些對其他邊緣人口的壓迫。

舉個例子，同志所受的壓迫來源，不只是異性戀體制，還包含異性戀體制之中的一些相關的東西，如：生殖邏輯，有許多女人、性實踐者，她們同樣在這個邏輯之下，受到壓迫，因此，同性戀運動聯結的對象絕不僅限於同性戀者彼此之間。S/M、跨代戀、家人戀、愛滋病患、私生子、割掉子宮的女人，她們在某一條戰線上來說，都可以和同志成為一種聯結的狀態。

周：我還有兩點想說，第一是分離主義，雖然我也常受到這個東西的壓迫，因而被排擠在女性主義的場合之外，不過我還是覺得這是需要的。

何：我要插一下話，我在談分離主義時跟你沒什麼太大的差別，我認為分離主義有實際的需要，但我會講兩點，第一，分離主義不是來對所有的女人、同志使用的統一的策略，第二，分離主義應該是一種偶然的、策略性的考量，而不應該被推到所有的狀態。

周：我很同意。我覺得分離主義不是要拒絕、而是要壯大（empowerment）。

何：因為，如果分離主義是以仇恨作為基礎的話，在運動上來講，是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的。

周：我要講的第二點是，流動不是文化、性別、種族中立的概念。

我比較關心的是，你從哪一個身體、角來講流動？如果你是個很傳統的既得利益者，談身份流動，是太容易、太輕鬆了。但是對許多所謂的「男性化的 T」，或是所謂很「女性化」的男同志——「兔子」、「○號」，那你的流動率就相對地低了許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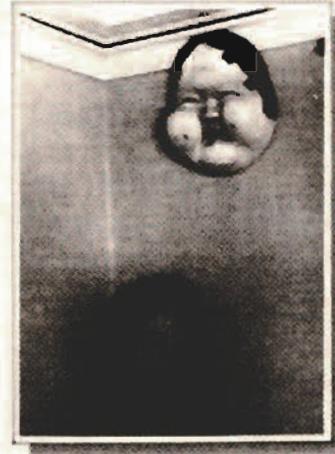
何：周華山講的比較是說，外在環境的限制使得流動變得很有限，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雖然我們希望能發展、發掘更多虛構認同，但並不是所有被我們發展、發掘出來的虛構認同，都在運動上有這麼高的意義。從這個角度來看，發掘或者營造更多的虛構認同，總是向比較邊緣的前進，向比較不被接受的、對於主流社會有衝擊意義的身份前進的。

說我是個巴哈音樂的愛好者，可能沒有很強的運動性，但說我是個第三者，我就有很強的挑戰性。所以，流動的、不穩定的認同，絕對不是平平淡淡的一元、多樣發展的，相反地，是具有高度挑戰性的政治作為，是有運動性的、有突破性的選擇。所以周華山剛剛一直強調這不是一勞永逸的事情，是因為隨時隨地他都是和周圍的權力結構進行某種運作的。



文/盧郁佳
圖/皇冠出版社提供

封建家庭作為一種語言現象——以張愛玲《傾城之戀》為例



隨著舊式大家庭在工業化過程中逐漸崩解、消失，鉤心鬥角的家庭對白似乎也逐漸成為一種失傳的傳統藝能。這種多角競爭的權力表演，是傳統通俗文本的主要魅力之一。它認同清晰、情緒強烈，無論作為反派的無理毒讒或主角的巧妙反詰，均令人印象深刻。其邏輯上不言自明的先驗性和口語的流暢鮮明趣味，在語言的世界中僅次於髒話。

在日常生活中，隨著周圍家庭成員人口變得更簡單，從情緒到語言攻擊的進路也被簡化成少數幾個骯髒字眼或道德罪名的制約反射，而不再是各式各樣別出心裁推陳出新的罪行，顯示當代人群若非已逐漸趨於非思考性，就是他們的字典投資已逐漸移往外界勞動環境，而不是留在家庭內，豐富我們的家居生活想像。

此一現象在文本上的表現，即是瓊瑤連續劇家庭衝突激情場面對白的拖沓重複，注入過多單純情緒，而抽離整個體位置遞變的邏輯和文采，使這種藝術失去了它最

精微的神髓
製作單位深諳
封建家庭特有衝突力
道的強勁、權謀算計之道
道深，因此長期專注於此
素材。但卻把經營的精力完全放在非理性的感染力量方面，所以往往過分直接、色彩濃重到成為徹底反諷的喜劇。其實這種藝術的動員策略並非如一般所見地是直接從情緒到情緒，更多是通過對於物質基礎的理性考量而造成更大的情緒刺激。

通俗小說方面更呈現出整體的退化。除了香港的亦舒和台灣的姬小苔在這方面有些點綴性的表現外，可說是向西方跨國出版公司量產羅曼史寫作傳統的完全靠攏。這類西方羅曼小說中家庭扮演的角色一直相當稀薄，更不必說典型的男主角形象必須高大、英俊、「沈默」或「不善言辭」，他們能夠對女主角說出的最惡毒句子

是：「你不是處女。」或諸如此類，主詞、動詞、受詞的最簡結構，毫無中式家庭對白中精巧換喻、盛大鋪陳的影跡。受到這種低限主義的影響，國內的羅曼史寫作也一直圍繞著某些因誤會無言受委屈的女主打轉，最激烈的衝突場面可能近於一個富正義感少女和插隊黃牛間的短暫爭執，穩定、簡單、一目了然。

而碩果僅存的繼承者中，亦舒已失去其早期的憤懣與精采。即使在她的早期，她承襲張愛玲的，似乎對早年家庭創傷經驗的執拗，多於面對這種經驗的敏感銳利。像張愛玲不斷重寫某些鮮明的經歷，亦舒也在不同的小說中重複提及一位舅母對提出可能搬走的寄居甥女說的一句話：「真的？別哄我空歡喜。」卻像是對現實的機械複製，越來越無法如張愛玲每次不同的轉化那樣使讀者一遍遍心酸眼熱。姬小苔則似已停筆多時，年齡和寫作意識都比亦舒更年輕，對白的唇槍舌劍，也多以幻想式筆觸發揮在工作和愛情範疇而非家庭，在此一傳統中是更接近於某些羅曼史中的無厘頭要嘴皮的。



就

這項藝術來看，文本的墮落無非是時代的墮落。然而在它繁盛燦爛的年代，優秀的民族誌學者，張愛玲，記錄了那輝煌餘燼中最後的一霎。她既是它的受難者，也驅使著它奔策向前，衝進博物館裡的玻璃櫥，在歷史上留下了名字。這種口語鬥爭沒有年齡分級制，她既然已經由一種斯巴達作風過早地被訓練成一個恐怖分子，在語言的騙局中吃了夠大的虧，大到足以學乖，除了放棄對藉口的迷信、對輿論的屈從外，似乎也別無他用。這一生不管在家裡也好、公司也罷，她都不會再有像所出身的那個噩夢那樣的家庭了。就像精神分析學派所宣稱的，一個人用出生的頭幾年學會了愛他的母親，然而接下來的人生裡，在這世界上其餘的部分他卻找不到另一個母親可愛，可以作為伴侶，那樣的徒勞。她只能在餘生中成為一個對文字和交際過度敏感莊重的倖存者而已，所能作的，就是文本的復仇。

那硝煙四起、華麗無度的語言煙火表演。在那裡笑不是因為高興，而是用來標識語言本身表情的節點。字彙被招聚起

來，不是為了表達，而是為了掠奪和隱藏。論及此事我們勢必以張愛玲為例，因為恰恰是她意圖把家庭內所有權力的進程，透過語言這個針孔表現出來。《連環套》中受虐的小孤女寬喜，明白自己惟獨「在性的世界中，她是個強者。」我們也可同樣地將張愛玲和語文世界作一聯繫。文本中的全知洞察越深入，越發能夠透過文本去吞噬過去現實中的無助與無力。

在那虛無的宅院中，人人都是一流的廣播劇演員。《創世紀》、《金鎖記》、《茉莉香片》等多篇故事都採取了和作者相同、封建望族資產家庭的共同背景，而《傾城之戀》更是典型的虛無。由於後者以罕見的樂觀把這種虛無和對它的救贖當作主題，所以它就成為必然的舉例對象，雖然這使得這種舉例完全不能類推證明什麼，我們還是成全這種無聊的舉例好了。

資產家庭的巨大、不事生產和一定程度的封閉性，是這種家庭對白的物質基礎。這種家庭並不像在資本主義制度中那樣以生產單位為主要角色，而是一個不斷痙攣、扭曲變形的消費單位。衆多成員持續侵蝕著田租、實物和

結姻人脈組成的、雖龐大卻不可靠的遺產。他們幾乎完全不工作，少數進行投資，但因缺乏專門知識而多告虧累，遇到大筆花費就要變賣典質。因為資本以能趨疲理論恐嚇式的速度明顯地步向消亡而非增殖，增強了傾軋爭奪資本的心理動機。就像在當機太空艙中各懷鬼胎分享僅能再維持幾小時的氧氣的船員，他們越不工作就越為資本的有限恐慌，而不工作也保證了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因恐慌而內鬥。

在這個靜態的世界中充滿了不可見的磨擦，而只有資源的戰爭能將零細的敵意具體化為師出有名的盛大實踐。有了戰鬥才有敵我的亢奮、結盟的溫情、殺戮的爽；沒有戰鬥，生命不過是無聲無息的焦慮。在殺伐中人們有了愛與恨，為之激動戰慄並樂此不疲。

由於封閉，成員變動限於嫁娶生死，不會有什麼夠分量的人帶進新的空氣，家庭內進行的是一種凝固的歷史時間，所有的時代新舊膠結在一起而動彈不得。他們因而對現實極端地藐視，旁人眼中的事實於他們不過是剎那的幻影，一揮而去。中國歷史上如果有徹底虛無的一刻，那該就在

這裡。他們完全不關心發生了什麼，因為人人心知肚明，只有詮釋才是一切。意識型態的選擇沒有政治正確的時尚焦慮，邏輯正迴逆轉但求字面通順即可，家庭鬥爭中的辯解，已徹底失去了意義的重量，只為造成情勢而服務。

這種失重的話語有時是暗示、引誘、哄騙，有時是責難、譏諷、孤立，而她在自述散文《私語》中的一段敘述可被視為原型。在長串的描寫和情節交代之後，突然出現的加引號對白，就像彩色電影突然切入黑白粗粒子的記錄片語言那樣，不動聲色地強烈企圖證實其歷史真實性。她正是用這種充滿引號對白的技術處理其家庭衝突，頻密的速度連佛經的「如是我聞」、「如是我聞」也追不上。

「我後母當場罵了出來，說：『你母親離了婚還要干涉你們家的事

。既然放不下這裡，為什麼不回來？可惜遲了一步，回來只好做姨太太……』」

「回來那天，後母問我：『怎樣妳也不在我跟前說一聲？』我說我向父親說過了。她說：『噢，對父親說了！妳眼睛裡哪兒還有我呢？！』她刷地打了我一個嘴巴，我本能地要還手，被兩個老媽子趕過來拉住了。我後母一路叫著奔上樓去：『她打我！她打我！』」

「我父親趿著拖鞋，拍達拍達衝下樓來，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妳還打人，妳打人我就打妳！今天非打死妳不可！』」「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還揪住我的

頭髮一陣踢。終於被人拉開。我心裡一直很清楚，記起我母親的話：『萬一他打妳，不要還手，不然，說出去總是妳的錯，』所以也沒有想抵抗。」就在這種和平主義的狀態下，她被幽禁起來。

其中蘊含了《傾城之戀》家庭對白的全部特色。由於這種話不外乎是對情境定義的爭奪，因而各人的定義策略均傾向主觀獨斷，越偏離故事主流敘事所描繪的現實越是有利。就像在拔河開始前的預備動作中向後多跨一步，即能保證在語言的拉扯中多贏得一分餘地。這種對白的任務不是彼此彙合，而是朝不同的方向分裂。反派角色背離現實所展開神乎其技的逃逸，也能對讀者造成最大的娛樂性挑釁。正義感是一種誰欠了它的錢就得還的肥大理性，是戲劇最好的欺騙利用對象。而家庭對白也不例外，盡力端出它所有的不公與不義，對正義感進行充滿刺痛快感的按摩。



論是論述策略或煽情效果的要求，均造成這種精神分裂的蒙太奇敘事，敘述在不同角色的對白間穿梭，上一秒的崩毀是下一秒的重組，而透過精巧換喻這絕細的一線，帶領著連串的爆炸和膨脹行進。其中的主要形式是頂真句型，由於譬喻對理解的轉換是如此劇烈，以致角色闡揚本身簡潔的控訴之前，必須穩穩接住對方的話尾：「……向父親說過了。」「向父親說過了？……」或「你還打人？你還打人我就打你……」才能不顯突兀無理、答非所問。這種不懷好意的回聲，把對方的最後反擊扭轉成一句自我否定的結論，作為本身論述的基礎。正如家庭對白本身對虧負感到剝削機制，反派論述內容的正當性經營，也以建構被害意識為中心，而被害意識就建立在這句逐漸硬化比較好抓的話柄上。

這種情境定義戰爭的戲劇，以《傾城之戀》開場三爺四奶奶聯合迫離婚回家的流蘇返婆家替亡夫守寡的場面為代表。三爺四爺你問我答若無其事帶出重點，還只是《對話錄》式的引導發問表演。當流蘇反駁這兩顆腦袋集體思考帶出來的行動綱領時，反派才真正推出了他們的火力展示。第二階段攻防從單線敘述進展到雙面，話語每每從反面申論開始：「他當初有許多對不起你的地方，我們全知道。」可是「現在人已經死了，難道你還記在心裡？」，「三哥替我想得真周到」不過「就可惜晚了一步」。似笑非笑，捉摸不定，在此語言成為一具水車模型，扇葉正面註定翻過去成為背面，接著是下一扇的正面背面，輪轉遞移光影交錯。如果這只是一種躁鬱症，接下來的頂真句就是正式的精神分裂。

不同角色對白之間不再有內在邏輯的聯繫，而僅依賴語句字面的複述，作為銜接不同論述的掛勾：「我只怕你多了心……」「現在你就不怕我多了心？……」「你把我的錢用光了……」「我用了你的錢？我用了你幾個大錢？……」意味著討論的脈絡限制更加薄弱，以迎接超大型豪華妄想的出場：四奶奶以流蘇喪夫和三爺賠錢論證流蘇是掃蕩星，三爺接著以流蘇是掃蕩星證實他係因流蘇而賠錢。根植於現實的

想像之樹，經過單瓣的萌芽，朝相反方向拋去的抽長，和循環論證的圓周生長運動，終於開出了它極其暴力不可思議的大花，以自我中心的個人表演告終。在此三爺自責道：「怪只怪我是個血性漢子……一拍胸脯子站出來說：「好！我白老三窮雖窮，我家裡短不了我妹子這一碗飯！」……」鮮紅柔軟的花瓣圍繞他顫動著、指向他。

把他

直托

到

天頂

裡去

。

離家不用藉口

流蘇抓

住三爺「拆

散人家夫妻，是絕子絕孫的事。我白老三是有兒子的人，我還指望著他們養老呢！」的話，氣道：「……你們死了兒子，也是我害你們傷了陰障！」反被四奶奶抓住兒子朝她撞去：「赤口白舌的咒起孩子來了！就憑你這句話，我兒子死了，我就得找著你！」這種借代轉移的技術，正是出自《私語》後母移花接木並惡人先告狀的兵法。

和《私語》裡年輕無助的主角一樣，流蘇也是個無力者。而不同於前者那種僵滯的沈默，流蘇是善於低頭的。家庭中的主流團體藉著一次次集會商議，在挑選商議成員、協商運作過程中進行排除和生產，不同規模、成員的會議呈現不同層次的現實和自我。其他人也許隔著屋廊都聽見了，但卻能藉著未出席而排除這些現實不產生意義來維護自我立場。屋簷下千種矛盾交戰的慾望，就在這種空間機制下，透過意義和事實的半透膜區而得以共存。事實抵達隔壁房間的深處、耳膜的底部；然而極其明顯的意義卻進不去，因粒子過大而被排除在外。沒有意義，事實就毫無力量，只能等待被證據穿透吸收，成為培養它的沃土。面對這種虛無，年輕女子總是沈默而無措，受了氣就回房撲在枕上哀哀哭著。流蘇就趴在母親床沿上哭了一回，自討沒趣，又一個人在那屋裡「自己以為是枕住了她母親的膝蓋」哭了一回，終於遇上一位

灰姑娘的神仙教母徐太太，允諾像她對仙德麗拉所做的一樣要把流蘇嫁出生天。

這種逃逸路線像其他一樣是被鎖死的：家庭對自重在剝奪受害者的尊嚴，使對方不是人格崩潰接受戰勝者的論述和權力，就是混不下去出門滾蛋。而流蘇面對的矛盾，是也世家望族不放女兒出去交際，又要她們找到丈夫的悖論。她勝於《流言》主角之處是已經有廿八歲，家學淵源雖不足以止

內鬥，對外卻已綽綽有餘

。家庭對白的重要組成

之一是輿論，《流言》女主角是用輿論壓力自我

編劇：「……說出去總

是你的錯。」所以也沒有想

抵抗。」流蘇則抓住輿論人

言人殊的特質助勢：「離過婚了，又去做他的寡婦，讓人家

笑掉了牙齒！」或是找

旁人「你倒是評評理看

！」，雖因人單勢孤

落敗，倒也顯示出

學習的跡象。就算

著這點修為，她

將抓住一個男人

。

柳原解釋

他注意流蘇是因為

她「看上去了不像這世

界的人」

、「有許多小動作，有一種羅曼蒂克

的氣氛，很像唱京戲。」這種表演正

來自家庭對白中

的要求。由於家庭鬥爭中不

斷的合縱連橫與背叛（

四爺母親背叛流蘇，流蘇背叛寶絡等）。

每個人確定是

孤立的個體。就像話

語的意義最好被埋在反面譏諷的底下，或員的自我也傾向

沈在表演底下的深處，越深越好。對於自我，心理測驗是一

種表現的表演，家庭對白則是

一種隱藏的表演。如流蘇必須

按捺著聲腔，「淡淡的這」和

「若無其事地繼續做她的鞋子」，儘管「手頭上直冒冷汗，針縫了，再也拔不過去」。情緒被洞悉意味著潰敗，慾望被掌控則授人以柄。恐懼和衝動會使人失去尊嚴，原因在此。在流蘇「好女人、壞女人」的論述中，慾望被允諾從克制中獲得報償的模式相當清晰，可說不只是情慾上，三爺四爺要她回夫家守寡的論調，和白家對女兒求偶的態度，在經濟上社會上都與此一致。但權力本就是創造在需求的機制，它只允諾慾望以取代現有的慾望，並未真正實現過。流蘇明白這一點，因此她唯一的嫁妝就是表演，焦慮著隱埋自我，不動聲色的表演。柳原被吸引，同時也感到厭倦。透過一場大戰的成全，兩人同時放下了令人窒息的表演，離開表演的撮合階段，像遠離一個媒人的蜜月夫妻般擺脫了它。這固然是個式的結尾，但不可忘記得

到復仇的女人不是一個而是兩個

。《傾城之戀》結果

了的封

建大家庭

一屍兩命，既是它自

己，也是《私語》中沒有被

報復的主角出身

家庭。

流蘇借刀殺人，

像動作片到

最後都還保持

雙手清白的女主角那

樣地完結了一個家庭對白的噩夢，並把凶器（表演）丟到海裡。但死的

是家庭，家庭對白不但沒死，而且還證明它的有用。不知她

話如何看待這一點。

★ 1996 在地實驗人文論壇紀實

地點：北市建國南路一段 160 號 7 樓

3/29 主題：舞蹈中的性別關係與錯置

主講人：洪誠政（舞蹈工作者）

3/30 主題：歐洲舞蹈欣賞與解析

主講人：張秀惠（台灣舞蹈雜誌編輯）

★台灣渥克劇團《蠱耗玫瑰》

時間：3/29 - 4/1

地點：台灣渥克咖啡劇場

（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10 巷 1 - 1 號）

p.s 渥克的第二代編導阮聞譽於女性肢體創作的活力出發，

延續她們對「台北生活娛樂史計畫」的思考方向……

★陳輝龍《雨中的咖啡館》、地下電影展

時間：3/29 - 31

地點：皇冠小劇場（北市敦化北路 120 巷 50 號）

★第三屆皇冠藝術節【香港雙週】

4/12 - 14 廿豆・盒子畫《動作藍圖》

4/13 講座：「在分割空間中轉型——九〇年代的香港戲劇」

主講者：盧偉力（香港演藝學院教授）

4/19 - 21 楊春江《學生戀》

4/21 何秋華《如果我落在一根羽毛上》

4/20 講座：「從香港／台灣經驗看『現代舞在華人社會的發展及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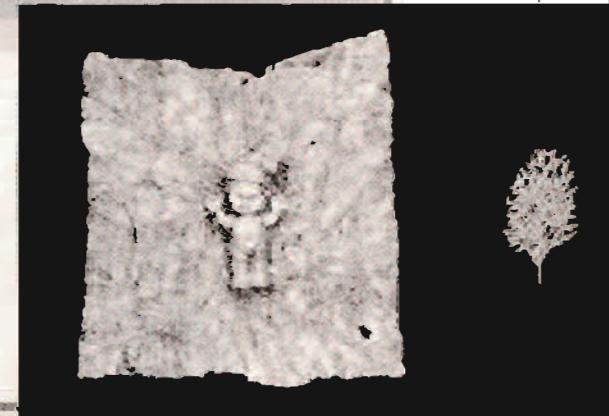
主講者：潘少輝 v.s 平珩主講

★假日封街計畫【安和路藝文徒步區】

時間：3/29、30

內容：露天咖啡座、靜態展覽、街頭劇場、音樂會、street pub ····

p.s 由市府都發局規畫的假日封街計畫，選定台北市十二條街道為地點，實施假日封街，佈置成藝術馬路。第一條封街的道路安和街計畫全是由誠品策邀，正巧配合上剛剛在敦南店二樓開幕的誠品書店招攬發言者，一系列活動即將在該區展開。



兩性

李安妮

★《「誼光」愛的種子——志工訓練》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四月十二日止（AM10:00 - PM9:00）

報名電話：(02) 375 - 5413（黃美玲）

愛滋蔓延的年代，不懂如何保護自己不受愛滋侵犯，那就就落伍了！為期六週的訓練課程，「誼光」提供一個讓妳自動助人的機會！

★張姿穎《婦科疾病、職業病與 AIDS》

時間：3/28（二）19:00 - 21:00

地點：女權會（新生南路三段 4 號 14 樓之 4）

電話：(02) 365 - 2710

★《法國女性研究書展》

時間：即日起至三月底止

地點：漂流木（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316 巷 9 弄 4 號）

電話：(02) 365 - 7413, 368 - 4114

女性文學、女性研究、藝術、美學、當代思想、精神分析……，

Barthes、Baudrillard、Derrida、Foucault、Kristeva 等大師名著，

在漂流木等著你來！不懂法文的朋友別嚇壞，英文區的書籍也夠你挑的了。

★ 1996 第三屆女性影像藝術展－女性、情慾與身體

徵求女性影像創作者作品參展。

活動時間：4/13 至 4/19 日。

徵件時間：即日起至三月底止。

地點：帝門藝術中心。

電話：02 - 7056550 陳儒修。

主辦：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黑白屋工作室、第三屆女性影像藝術籌備中心。

美術

王錦華

★創新媒材與當代設計展

時間：3/31 - 5/26

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 103 展覽室

哈啦：這項由北美館與紐約現代美術館的所合作的展出，讓你見識到：陶瓷泡棉做的照明裝置、熱固性樹脂所設計的音樂桌、沙漠鍋再生鉛的珠寶盒、玻璃纖維的辦公椅……；創新媒材當然很有趣！只是這其中有沒有與廠商合作的工資利益？會不會對生態造成更大的影響？藝術之外，還有生存的遺憾。

★徐海蔚《女象、新象》

時間：3/30 - 4/20

地點：伊通公園（507 - 7243）

哈啦：陳順基說涂洵蔚的東西有一種「女性的機智」，什麼是女性的機智呢？大家趕快去看看！

★胡玲瓈、嚴明惠泥塑／繪畫雙個展

時間：3/16 - 3/31

地點：福華沙龍（700 - 2323 轉 2271）

哈啦：嚴明惠老了？開始忘形，這位藝術圈的著名女性主義者，創作轉移到磁版畫上，終日在瓷場窯邊陶冶；碰到了「庶民」塑師的胡玲瓈，兩人合作聯展。是轉化？是妥協？看看才知道。

★黃位政 1996 作品展

時間：3/8 - 3/31

地點：新樂園藝術空間

★鄭建昌《生命的原鄉》

時間：3/16 - 3/31

地點：帝門藝術中心

哈啦：鄭建昌花了十年的時間為台灣人造相，畫中的先民在偌大的身軀中仍透露失卻方向感的虛空。台灣人是不是就是這樣？你可以試著哈啦、哈啦。

★麥約雕塑展

時間：至 5/19

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

哈啦：麥約以女體做為創作的唯一認證，她們或坐、或立、或著衣、或全裸，永遠是熱情與驕傲的，因為麥約要你相信她就是生命。

★池田二十世紀美術館

《浪漫的真實——現代版畫精選》

時間：至 4/14

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

哈啦：畢凡印象派、野獸派、立體派、表現主義、超現實運動、普魯藝術……，包括雷諾瓦、孟克、畢卡索、達利、夏卡爾、米羅……，147 件版畫精選，木板古拙的線條、石版如礫鑿般的效果一一呈現。

音樂

張育章

3/28 (四)

★ Rhythm King · 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3/29 (五)

★'96 台灣樂團野台開唱 · 馬拉松演唱會

主辦單位：北區大專搖滾聯盟、台北市市立美術館

、福爾摩沙基金會

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9:00 -- 21:00

表演團體（按出場順序，每團 30 分鐘）：莫名其妙、
糯米糰、懶人、炎、NO REASON、迷幻幼稚園、花生
隊長、嗜血男爵、THE FLY、黃禍、廢五金、NEVERMIND
、賽路路、謝宇威、Ramdon Play、REDSKY、瓢蟲、
美杜莎、骨肉皮、禁地、趙一豪。

好啦，想知道新一代本土樂團在搞些什麼東東嗎？想知道
這些不甘蟄伏地下亟欲進軍地上的年輕人們到底有幾
把刷子嗎？乖乖地在美術館前泡上一天，答案不言可喻。

★ Delta · 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21:30 -- 23:30

★ 外星人 & 瑪莉 + Nevermind · 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24:00

★ 高人傑 + Sugar Box · 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3/30 (六)

★ Sissey + Butterfly · 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21:30 -- 23:30

★ 禁地 + 花生隊長 · 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24:00

★ MIT 樂團 + 特別來賓 · 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3/31 (日)

★ 賽路路 + 迷幻幼稚園 · 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24:00

★ 狗毛 + 毛細孔 · 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4/1 (一)

★ 愚人節 Party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4/2 (二)

★ MIT 樂團 · 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4/3 (三)

★ 民歌老歌 · 現場演唱

表演者：詹七郎

地點：Boogie，22:00 -- 23:30

★ 伍佰 & China Blue · 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4/4 (四)

★ Rhythm King · 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4/5 (五)

★ 黃品源 · 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4/6 (六)

★ MIT 樂團 + 特別來賓 · 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4/7 (日)

★ 狗毛 + 毛細孔 · 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任何狂炫的 風流的 實惠的活動

萬萬不可不傳真

236 - 7674

電影

萬 蓓琳

★ 四月電影節《電影中的神與魔》

-- 世紀末對生命的省思

地點：在地實驗室

北市建國南路一段 160 號 7 樓 (02) 778-9268

PS. 本活動一律免費，但電影放映開始後不得入場

4/1 (一) PM7:00

2001 年太空漫遊 (史丹力庫伯利克) 美 1968 年 138 分

4/8 (一) PM7:00

慾望之翼 (文·溫德斯) 德 1987 年 128 分

4/11 (四) PM7:00

咫尺天涯 (文·溫德斯) 德 1993 年 146 分

★ 世新同志月

影像中的同志 -- 同志影展

放映地點：台灣立報 C201

3/28 (四) PM6:30 哈米維克時代 (1984)

4/09 (二) PM6:30 女同志篇：十種釣魚的方法 (1994) 無字幕

4/11 (四) PM6:30 愛德華二世 (1991)

同志書展、物品展

時間：4/8 - 12 世新活動中心樓梯

主辦：世新女研社、DV8 同志社團

協辦：世新文學社、群際動態、愛樂社、邊緣地帶、新世界人文學社

★ 電影資料館 -- 王童專題影展

3/26、4/18 香蕉天堂 (1989) 147 分

3/28、4/19 稻草人 (1987) 95 分

4/8、4/26 陽春老爸 (1985) 75 分

4/9、4/22 策馬入林 (1984) 112 分

4/11、4/30 看海的日子 (1983) 100 分

4/12、4/25 苦戀 (1982) 96 分

4/20、5/3 無言的山丘 (1992) 170 分

4/23、5/2 假如我是真的 (1981) 99 分

★ 第十九屆金穗獎得獎作品巡迴展

地點：國家電影資料館

台北市青島東路七號四樓

(02) 396-0760、392-4243

時間、場次：

4/13 (六)

13:30 - 15:30

青春紀實 I -- 荒野之狼 (林靖傑)

吃飯 (葉斯光)

女·兆 (姚振宗)

夏日 (朱雪梅)

對話三部 (衛德聖)

19:00 - 21:00

福州山腳下的故事 (黃敏財)

長槍直入 (董振良)

第三隻手 (李坤霖)

4/15 (一)

13:30 - 15:30

後人類 (石昌杰)

顏色定理 (林俊泓)

西門町王子 (陳明)

單車脫逃記 (劉恩民)

家庭隱私紀實 (郭亞珊)

19:00 - 21:00

青春紀實 I -- 荒野之狼 (林靖傑)

吃飯 (葉斯光)

女·兆 (姚振宗)

夏日 (朱雪梅)

對話三部 (衛德聖)

4/16 (二)

13:30 - 15:30

橫在那兒 (蕭雅全)

哇！完了！ (沈家琦)

歸回 (李靖惠)

4/2 - 3 交響曲 (呂來慧)

台北·亂馬 1/2 (詹穎郁)

19:00 - 21:00

後人類 (石昌杰)

顏色定理 (林俊泓)

西門町王子 (陳明)

單車脫逃記 (劉恩民)

家庭隱私紀實 (郭亞珊)

4/17 (三)

13:30 - 15:30

福州山腳下的故事 (黃敏財)

長槍直入 (董振良)

第三隻手 (李坤霖)

19:00 - 2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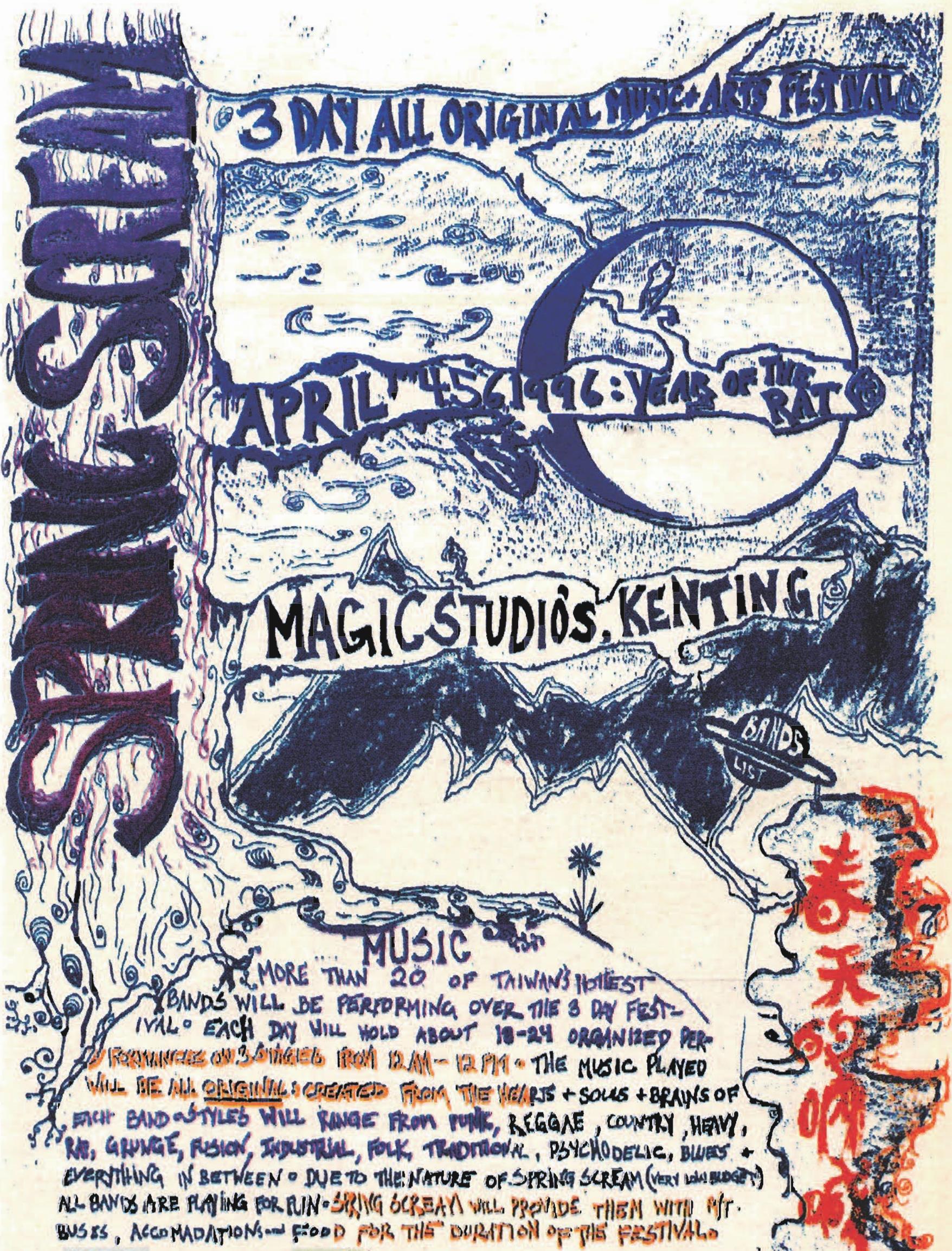
橫在那兒 (蕭雅全)

哇！完了！ (沈家琦)

歸回 (李靖惠)

4/2 - 3 交響曲 (呂來慧)

台北·亂馬 1/2 (詹穎郁)



售票處

台北

- Mondrain 蒙得里安 02 - 7733753
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二十四巷十三號三樓
- In Between 02 - 3622860
北市師大路九十二號

台中

- Napoli 04 - 3258645 / 3212582

台中市畫眉街四二四號

- Disclosure 04 - 2258636

台中市火車站前「第一廣場」5 F. B - 50 號

台南

- Dirty Roger's 06 - 2747003

臺南市東門路一段一四一號

入場門票（三天）每人 1000 元

巴士（台北出發）每人 700 元

租用帳蓬（自備睡袋）一人 200 元

租用帳蓬（包含睡袋）一人 500 元

租用攤位一個 600 元